



梅山集

十七

神道碑
碑

十七

~ 16
2373
18



和
2873
28-18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神道碑

高麗吏部典書諡忠肅白公神道碑銘 并序

我太祖啓祚應天順人而麗朝舊臣全節於革命之際者甚多或死或生而各盡其分則同焉昔伯夷非周餓死首陽而文武不以其故貶聖抱咫尺之義沒身自靖豈若瞞天調人而取榮名者哉靜慎齋白公所樹立卓然是亦牧冶羣賢之流亞於乎休哉公諱莊字明允靜慎其號也受業於圃隱鄭先生十六歲進士二十五登元朝制科授翰林侍讀學士恭愍



朝累官至直政大夫吏部典書寶文閣大提學時朝
廷紊亂公挈妻孥入雒岳山中關門守身鑽研性理
之學將以減景我 太祖夙聞公賢累除官敦迫不
就命竄于海美及 太宗嗣位特命宥還又 除吏
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 下手札駙召公答云不事
二君著在簡策昭如日星詎可以三朝食祿之臣而
懷二心哉又不就遂移配于長水縣時厓村黃翼成
公亦居謫茲土相與爲晨夕之樂常勸黃公出而濟
時贈詩曰何事非君有伊尹生逢堯舜是昌辰春來
獨取薇花露酌彼西山餓鬼神以伯夷之節自期伊

尹之事勗黃公也一日黃公乘月而至值公駕遊忽
有詠詩聲曰主人何處去明月自滿庭開戶視之不
見其人未數日公捐館神先告哀也訃聞停朝 賜
祭葬于長水縣長溪面黃谷里丙坐後 賜諡忠肅
遠祖諱揮大司馬大將軍奕世爲將相曾祖諱天藏
政堂文學平章事封水原伯仍以爲貫祖諱璉樞密
院左承宣考諱仁景密直副使妣貞夫人李 太傅
文貞公藏用其考也公娶 本朝右議政密城君朴
幹女舉三男荆玉判司如玉左叅贊季玉叅議判司
子玘判書二女適宋寶山金南澤俱爲判書叅贊子

雲昇副正雲鼎判尹雲暹知中樞公素有遐情遠韻
就長溪南構亭顏之曰清心携宋寶山金南澤兩公
嘯詠亭上用寓麥黍之感人謂一門三尚書云一鄉
譽鬢曠世興慕亭閱百歲而猶不毀原州多士祀公
竹林書院額曰尚德嗚呼臣之事君一食其祿終身
無貳而賣國販君以賭其富貴者滔滔如公者勵百
死不移之操拒 兩朝必致之命竟不失身靖獻于
朝是所云遠不違君死不忘國者也然不有我二聖
大德優容俾全其苦節何能身與名俱完乃爾於戲
盛哉黃翼成著公誌狀備述其行治而文佚不傳惜

哉公後孫重鉉齋公遺事千里而至謁余銘銘曰
允矣白公遂良顯忠忠有所自師服圍翁慷慨從容
其揆則同廉頑立懦聞風二松挹薇花露酌餓死神
難至節見志願畢伸克扶天經用樹風聲昭德塞回
不隕厥名全歸報國臣主俱榮 朝錫節惠士薦芬
必情禮攸叶人神胥悅黃谷之阡堂斧巖嶠有屹桓
楹泉路是鎮旌忠石章用詔永遠

兵使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庚戌

丙丁之役故冰庫別檢金公埶自春川奔問于南漢
路遇虜兵力戰而歿公胤子重明字而晦負公屍返

葬于揚州金村日夜沫血飲泣思所以前讎華陽宋
文正公勸習韎韐業乙酉中武科時天地翻覆冠履
倒置 孝廟痛念大義召致清陰慎齋兩宋諸賢于
朝厲志復雪圖與事功謂今日臣民小大數同只爲
目前計此輩不可與共事可與共事者其死虜家子
孫乎又求將才可托以心膂者尤菴薦公特除宣傳
官先是公唱名展墓有大虎負囑從者喪魄莫敢前
公下馬大呼直前蹴殺之人莫不服其勇 上召試
公膂力公取沙土三苞左右腋各挾一苞又擔其背
從 闕外至殿前 上壯之由是眷注日重歷試諸

職內則都摠都事經歷訓練僉正副正司僕將內禁
將御營別將中軍外則竹山甲山府使益山郡守永
興中軍海美清州營將慶尙左水使兵使己亥 孝
廟上賓公拊膺大慟曰吾今已矣日夜號擗如不欲
生遂退居清風白峙爲終焉計 肅廟初服兇黨竊
柄羣賢逆逐而尤菴竄北塞禍機將不測公匹馬往
候受題心經而歸識者多之乙丑正月公疾革治命
曰吾家以儒術繼顯及吾身業武而至闔帥者目見
醜虜肆兇 主辱父死天下無君惟願佐 明主手
提十萬兵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上天不仁 弓劍遽

遺而討復之說不復聞矣爲我子孫者悲吾齋志未
伸而死勿復求科宦榮達躬耕劬書永作 大明遺
民可也遂考終于正寢壽七十二窆于白峙侍中公
墓下良坐侍中公諱大猷仕高麗封清風府爲金氏
鼻祖入我 朝文毅公諱湜倡明道學事 中廟爲
大司成是生可軒諱德懋以經行授 顯陵叅奉
贈吏曹判書是生拙灘諱權文科叅判光海丁巳立
異讎 母議 贈領議政諡忠簡寔公曾祖以上也
祖諱興祥旌善郡守 贈左承旨考別檢公 贈戶
曹叅判妣平山申氏 贈貞夫人皆以公貴也聘漢

陽趙氏 贈叅判繼男女舉二男一女男長錫如善
趨勒承公遺命不赴舉以優老 恩階通政次錫弘
通德郎女適洪演庶女長爲縣監曹以樑妾次爲任
悌元婦孫男道潤通德郎女李萬舉側室男道濬道
沄女爲禹世準妾長房出道漸道清道淑尹翊周李
世喬李世泰柳春芳婦次房出道潤孫一默自號三
秀子有孝行從漢湖金文敬公學文敬沒廬墓心喪
餘不能悉記嗚呼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性則仁義以
其倫則君臣父子也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乃
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非專出於一己之私尤

翁常三復斯言以爲此義不明則禮樂淪於糞壤人道入於禽獸矣我 孝廟以天縱神武又得同德一二臣經綸天下之大經瘖聾跛躄增氣百倍然義理晦塞之餘全軀保妻子之徒倡爲邪說陽助陰擠俾環東土生靈淪胥以鋪而莫之恤也公乃能奮不顧身以薪膽之義講孫吳之術蓄銳待時仰贊 聖志若使 聖壽無疆功成治定則公豈終於此而已哉此志士仁人所共痛恨者也然蹟公平生旣無憾於君親之分自契於春秋之誼則志業未就亦不足論也公沒後子孫零替父子行治湮滅而不傳惜哉一

默兄孫康善慶善等收拾家狀命余以牲石之文旣爲公先碣殿之以公碑用叙其景慕而筆與心朽罔闡其風節是可恨已銘曰

維清風氏世著忠良公又挺生勇士不忘義不共戴視天茫茫鼓鼙興息於赫 聖王復雪一念可質穹蒼孰爲虎臣用當鷹揚惟公受知歷試疆場捐軀報國熱血充腸寔天不吊幻化滄桑直欲身殉 弓劍之藏于以遵晦桑梓之鄉關塞極天大老遜荒匹馬往候信義彌彰眞經受題憂在無疆臨沒拳拳畢義尊攘治命後昆 大明遺氓有屹白峙有恤玄堂丹

心不死休有烈光螭蟠龜負山高水長凡百君子視此銘章

贈兵曹判書完興君諡毅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昔我 正宗八年春右議政金公煜建白言龍蛇之亂樹勳立懂者甚多惟全羅右水使完興君李億祺戮力殲賊功烈與李忠武齊各繼又殉節卓然而尚闕易名之典非所以表彰忠義也 上下詢諸臣可其議 贈諡毅愍於是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草野有識咸咨嗟太息以爲 聖朝彰瘴樹風之政至是而無復遺憾不佞在少時及見其事每過公丹門輒鞠

躬致敬今於牲石之文義不可終辭乃按公本末而叙之曰我 國家外攘之憂先北而後南其控御節制爲 天朝藩蔽者亦終始相仍惟李忠武閑山之捷燿赫如雷霆至于今塗人耳目若公則發劓於慶興會寧北蕃之亂威聲已大振及在南禦倭也名位差遜於忠武然公每爲之讓其功而辨其誣忠武之復還卽戎亦惟公之言是賴據此論之有不當遠處公於忠武之下者嗚呼噫哉公生於 嘉靖辛酉纔五六歲遊戲爲戰陣節制弱冠時渡江遇暴風船幾覆超躍數十步出立岸上舟人大驚以爲古飛將軍

不能過也年十七薦授司僕寺內乘登武科因蕃胡
寇北方特拜慶興府使趣赴任至則修城堡繕器械
嚴斥堠以待之癸未春胡酋率精銳渡江掠倉庫戎
器公以騎步兵三百冒鋒突擊令變服相混得其兩
酋頭懸竿揮旗而出賊衆大亂奪被擄人數十而還
遂設高壘盛軍容使敵莫測賊相持不得便遂撤去
巡察使以 聞陞通政已而賊又出穩城界恣殺掠
府使申砮北兵使李鎰輕敵撓屈功罪相當移拜穩
城府使撫士卒授以方畧審地利便否設壘堡俟謀
作草人植疑旗以運糧丁亥秋賊乘夜出慶源慶興

間李忠武以造山萬戶有違節制將拿治定罪公力
言於兵使事遂已又俘獲寧古厚春九峯諸胡知險
夷虛實之詳接應整暇北方賴以無事及辛卯秋倭
酋平秀吉宣言將借路入中國 上命各薦將帥才
柳成龍薦權慄李舜臣鄭琢薦郭再祐金德齡鄭彥
信薦公及申砮金時敏遂以公爲順天府使旋陞右
水使時李忠武已以左水使南下開府焉壬辰春到
營綜理軍務當是時慶尚左水使元均擁兵逗擾無
與爲倚重公領率板屋大船二十五隻馳赴前洋路
聞倭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 大駕西巡至龍灣

奏聞 天朝爲內附計 宣靖二陵禍變罔極公悲
憤痛哭誓舟師廓掃倭賊奉迎 大駕壯士皆扼腕
泣下矢無貳心六月一日庚午發船至玉浦而均觀
望左右無賈勇効死之意公激諸將衝突倭船驅逐
至固城之唐項浦揚帆鳴鼓身先士卒促櫓而進時
二水營師老氣竭無以振作見援師大至恃以無恐
合勢鏖戰遂得大捷七月癸未與左水使發船至唐
浦見前洋一巨艦上垂紅羅帳立金團扇遙見賊將
形貌卽仰天自誓曰彼賊必滅吾手乃歸水次作木
偶人五六軀畫青紅甲被之手把長劍立船上使先

鋒進退襲掩佯爲退遁之狀賊果乘勝追至海闊處
揮旗督左右翼疾擊之公獨注目巨艦上一發中之
賊酋應弦而倒用火炮撞碎三十餘船所獲首級無
算捷奏至行在 上嘉獎之進階嘉善旋又聞倭有
屯安骨浦者與左水使諸公往襲之以鐵裹船以濕
綿包之入冰上岸無墊溺之患賊火礮無所施掩突
燒破賊四十二船而釜山多大西平絕影諸島賊又
屯聚爲巢窟乃又與助防將丁傑繞出草梁鹿島之
間爬括殆盡於是熊川安骨之賊據險不出但多設
旗幟時放丸矢以示驕橫之狀公命以板屋四五船

爲先鋒用空鏡使彼實應於是賊艦二十七隻淪沒
無餘時 天朝命提督李公如松領十萬大軍掃蕩
箕城之賊而 上特賜豹皮銀緞使俵賞將士於是
諸鎮歡聲如雷漸次有匡復之望然時廟議中變謂
三道舟師無所統轄乃以左水使李舜臣爲三道統
制使使諸營鎮并受節制元均懷怏怏來語公曰我
以先進屢立功今爲其管下何以堪之公曰吾輩當
危難之會協心共濟而已何爵秩崇厚之是計乎少
無幾微之色均見之憮然而還自是意不合事事携
貳於公公知必有大不利於國家者晝宵憂慮而已

及丁酉正月忽有 命拿鞫李忠武使元均代之公
就別握忠武手曰所持者惟完平體相在嶺南耳時
上遣御史南以信按廉事實而南與元爲姻婭反案
以聞而完平所啓亦不見信矣公乃使軍官宋希立
奔問李公獄中而抵書李白沙恒福金慶林命元備
陳李公冤枉狀以百口保之得以無事忠武之不死
公之力也忠武還至中道遭艱營殯雖起復從戎而
事勢艱棘異於開府之初公亦孤立無朋聲援俱絕
只以一死報國自矢于心而已七月倭寇大集絕影
島前洋公以左翼軍先突均觀望不戰與公船艦稍

近輒引避之使獨當其鋒於是公知事不可爲顧謂
忠清水使崔湖曰爲國一死臣分也轉至閑山洋終
日鏖戰而死之蓋是役也如重峯錦山之戰從容就
義已決於立心之初非一時慷慨就死之比也事聞
上震悼嗟惋 加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後因領相
李公恒福言享祀於水營馬來山下 賜額忠愍祠
配食于李忠武公而以衣冠葬公於楊州峨嵋山下
午向之原配 贈貞敬夫人永川崔氏縣令諱恒之
女葬同原男輪禁府都事孫猷縣監曾孫震晟縣監
玄孫以下多不盡記十代孫象日以公石章之列來

懇余甚摯謹按公字景受系出 國朝 定宗恭靖
大王第十子德泉君諡積德諱厚生於公爲高祖曾
祖新宗君諱孝伯諡恭簡祖新谷君諱富丁考沁洲
君諱連孫妣朴氏校理命堅之女以公貴皆追贈如
式嗚呼余每讀 國乘至壬辰島夷之變每三復慷
慨於忠武及公終始相與之義又恨公年齒不及忠
武而威名施爲實與之相埒若使之享年益久而任
用益專又無搖撼掣制於其傍則其勳業豈止是哉
而後人不察乃或謂公才智勇略差遜於忠武則亦
可謂不知類矣銘曰

峨嵋之原有屹堂封云誰之葬毅愍李公惟公忠勇
天實生之先躡北漠次剪南夷公來在南威聲燿赫
奮厥餘勇島酋喙息亦有同愾武略超倫龜船入水
鯨鼉帖然英年倬略讓公一頭分左右翼體敵勢侔
大鑿唐浦木偶文繡層樓一碎頑酋授首鐵裹綿包
方略焱發如車臨衝疇敢我遏惟時天兵下鉞青冥
恃公一二用震威名彼其之子爲鬼爲蜮甚我全勝
嫌我勢敵如檜於岳金牌遽宣長城一撤誰靜蠻塵
公保百口墨衰復返讒言莫售明目載反於公何有
撼樹蚍蜉吾死吾義苟活爲羞亂定百年公議乃闡

馬來之山遺廟載建如睢雙廟尚說許張介冑卽事
笳鼓敲鏗惟茲遺墓尚闕顯刻遺孫殫力龜趺是植
徵我銘辭載彼牲石千秋志士有淚沾臆

禮曹叅判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辛亥

文敬公厚齋金先生醇德凝道厚積而薄發出處之
正言議之純卓然有俟百世而不惑者故家庭紹述
莫出非賢式至于故叅判諱會淵字文通躬修愷悌
操履方嚴受 正廟特達之知策名上第歷敷華顯
位至亞卿而恭儉真篤細行必矜確乎有林下模範
識者謂先生積累之實至公而益可驗云記昔公屢

臨岳麓歷論斯文源委及儒者行休之宜日將夕猶
膝席娓娓心服公好學忘貴挽近世所未覩聞感歎
至今而公嗣子郡守君屬以牲石之文契詎鄭重有
不可終辭按狀而叙之曰惟金氏籍清風始祖諱大
猷高麗門下侍中八 本朝有諱灌戶曹參議 贈
左贊成諱義之江原道觀察使諱友曾策 中廟靖
國勳 贈兵曹判書清平君諱繼篤學悖行事載東
儒師友錄諱忠伯以孝友 贈戶曹參議諱洙參奉
贈吏曹判書一傳至厚齋先生諱幹道學爲世儒宗
贊善 贈領議政寔爲公高祖曾祖諱泰魯 贈吏

曹判書祖諱致扈諱言直節負望一世慶尚道觀察
使 贈左贊成考諱鍾正吏曹判書妣 贈貞敬夫
人平山申氏贊善直菴公曠之女內外毓德以發於
公公生於 英廟庚午八月六日幼英銳不羈稍長
櫟括經術粹如也中丙申生員試及會圍以祖妣暮
服未除據禮不赴及 正廟嗣位特命移起來式遂
中會試庚申春簡選 儲宮僚屬特 除洗馬旋移
侍直副率四月 王世子冊封設慶科庭試及圻榜
公名在第十 上喜語考官曰得人矣及八侍 天
語溫諄曰此故重臣某之子重臣以設院初春坊後

爲賓客其子亦熟聞名行矣今說書適有窠擬入可也六月 正廟禮陟拜司憲府持平啓曰臣陞六屬耳郎銜故在而持憲誥紙書以大夫之階夫朝廷資級本自有序不可徒然濫加晏然冒受况風憲之任異於庶僚豈敢自甘襲謬仍爲遵冒之計哉叅館錄拜弘文館校理 純廟元年辛酉上疏陳勉畧曰召公所謂自詒哲命朱子所云陛下盛際此正我 殿下今日之事踐位行禮端本出治光繼 寧考盛德其在于今 聖躬保護之方非必安逸溫軟之謂也嚴廬饋奠哀毀得其中 朝筵晉接肅雍得其中一

動一靜一號一令適宜得中以上達天德則保護一事無不在其中矣差嶺南京試官竣事歸物議翕然時有 大婚沮撓之變出於不逞之徒盖 正廟軫國本之重已有簡在 聖心者而以三揀之未及行乃有凶國害家之類蘖莽其間事將有不可測者公以疏以啓苦心臚列略曰昨伏承 慈教下者丁寧懇惻亶出靖世道保世臣之苦心而乃有樂禍之徒不率教之人情跡莫掩伎倆畢露爲一世所指目而舉朝緘默不敢指斥臣竊痛之噫彼李象謙曩譎詭秘躁進無厭東西閃忽昏夜出沒將不知釀成甚事

當此鎮朝象靖世道之會不可一日畱置請亟施竄
配之典翌日 下嚴教竄公海南九月特 命放還
又因辭職疏請逆賊權裕亟施追律曰 先大王於
初揀日 下教若曰定大婚於忠賢之門甚是嘉悅
及至再揀日又 命備諸儀衛以示 聖意堅定彼
輩雖甚不悅然以我 先大王日月之明雷霆之威
不得售其奸而逞禍心迨當 龍馭賓天肆發逆謀
爲敲撼本原撓敗大議之計嗚呼此豈非平日北面
於 先朝者乎聲討纔舉鞠事旋輟漫漶吞吐端緒
未覈鬼誅先加輿憤益切豈可以未及結案不施當

律哉蓋公言議平允不喜爲矯激過中之論而獨於
此嚴辭懲討不遺餘力識者知公秉執之正如此差
史局校讎卽廳拜宗簿寺正副應教時有諸儒賢議
諛之 命而狀中有指斥南溪之語公以淵源所自
不可冒當引嫌而免之乙丑以 貞純王后殯殿都
廳勞陞通政連拜承旨遞拜安東府使物衆地大言
議錯互公一以誠信爲治不置畛域士民孚心闔境
咸頌戊辰除禮曹叅議旋拜大司諫論李審度事略
曰苟欲臚陳以明其罪則辨說之際反傷事面 上
優批獎之曰爾言皆是予惟以 先王心爲心而已

五月拜吏曹參議旋移禮曹時將有通信使之行曠
久初舉措畫經費動生弊瘼而嶺南伯難慎其人左
相金公載瓚以公廉平公正排衆議首薦之及到營
卽上劄備陳釐革之方廉明綜覈不令而威在安東
時儒生有藉重 朝令私自揭板于明倫堂以此得
罪于府伯而發文會道儒必欲治疏詬辱公者至是
有墓訟於營下鄉議謂彼嘗得罪於公未必能克訟
而歸及來訟公靡所芥滯公聽并觀循理裁決於是
嶺人大服舉嘖嘖言非大人君子不能通信事例營
邑無見存公誠心查究又往復京司畧得其槩而列

邑支用之資次第措辦嚴禁無名歛貸輒許貸南倉
錢以共濟焉於是誅求不及於民而一省晏如也爲
來後經遠之計取管門別備錢取息於列邑者僣子
毋徵捧得錢萬緡作穀萬石又請得濟民倉米二千
石作租六千石又自備四千石量郡邑大小及供費
多寡分俵取耗逐年加殖名之曰信需穀 啓聞于
朝後雖有東槎之役不患無經用矣辛未臘月有清
北潢池之警兩西畿湖之民扶携奔避踰嶺下者甚
多公皆安接無失所送親裨奔問京營大臣亟許得
方伯體又疏請三稅砲保布以錢代納論覆廟堂爲

民不憚煩復嶺民立碑頌惠管用多謬規如 啓後
加分沿邑執錢等名色不一罔不襲用公獨不行之
其餘施措者不可殫述七月遞歸爲明年賑資穀留
於倉者數千包爲營底防弊錢散於民者亦千緡營
屬有以治簿時漏財千餘鎰來告者公笑曰初既見
漏今豈復取命分給各廳嶺人傳誦不休乙亥擢嘉
善階拜禮曹叅判副摠管同知義禁府事漢城左右
尹同知 經筵事兼帶承文提調間復再 除承旨
自是公聞望日隆若將進用於廊廟訂謨之地而杜
門却掃不事徵逐旋患風痺寢疾九朔丁丑五月十

一日考終于正寢朝野莫不嗟惜曰賢大夫逝矣八
月合窆于貞夫人楊州趙氏之墓卽長湍府沙蘭洞
丁坐原夫人承旨昌達女判書榮進孫治相有度公
素貧而不以家事累心者夫人之力也生先公二年
歿先公一年舉三男并不育系子東邁今陝川郡守
一女適叅判李道在郡守男元性進士女李純翼餘
并幼公孝友天植有至誠深愛居瘠不啓齒哭諱致
心齋處昆季湛樂怡怡而事伯氏如父不敢以散容
見御家莊穆而務以含忍恥言人過失見片善寸長
樂爲之造就剴煩理劇傍觀或至流汗而神閑氣定

悠然若無事疾遽而不變色窘路而不易步周恤宗
族敦尋世舊恒如不及在藩邑不設門禁婚葬之類
以濟事者數十家田園無所占垣屋無所修卓然樹
立而意無自多困於積薪而色絕幾微塞兌息影不
獲世之滋垢晚益寬和而操執彌確常兢兢乎保晚
不以窮通欣戚動其心每愛月色披襟散策至夜闌
不寐蓋其心期爽朗脫灑於名韃利絆故也神明內
蘊妙悟深造爲文章一掃摸擬蹈襲下筆千言自契
於古作家規矐詩如其文有曉雲樓集十卷曉雲樓
卽公自號也瀛館時撰綱目故事擬進 經筵用資

啓沃且始續編而未卒業又著書史類編并藏于家
公承家學淵源篤行清修超然無進取之念而哀然
一第爲 聖主所知遇眷注彌隆而未及進用終不
克丕鋪鴻藻以應一世黼黻笙鏞之需惜哉惟保松
柏後凋之節勵冰蘖不滓之操奮風霜之筆視嶺海
以戶庭布陽春之化奠一路於衽席是可見公心之
獨苦而遺羸于後昆者也直雋老閣鉛槧而竊感孝
子之苦誠且服平生之知照遂力疾泚筆繼之以銘
曰

清風世家積累者淡篤生君子栗玉精金反躬踐述

可人有親文苑理藪心目俱臻射隼高墉藏器俟辰
正廟則哲得人是喜遽抱 弓劍萬事其已追先報
今翊我 冲玉噓吸風霆時際蒼皇彼不逞者爲鬼
爲蜮沮我 大婚永我辛螫鵠立不移抗言再三青
袍白簡辭氣森嚴退然斂藏緩步徐進永嘉之政雅
俗坐鎮交隣有事廟簡其難一出膺 命全省賴安
誅求不及厨傳無嘖槎需措注以緝以碩圖垂永遠
較若石畫西警扶携奠接如歸親禪奔問古之佞儀
一節夷險名實純粹君子嗚謙用安素履默以成之
以自晦身原始要終允矣完人律崱蘭岡幽宮有恤

昭揭石章我無愧色

龜城府使

贈兵曹判書全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啓丁卯建虜引叛賊姜弘立入寇時龜城府使兼
左營將全公諱尚毅死之始公與平安兵使南以興
安州牧使金浚同陣于安州南金兩公守中營公留
陣百祥樓下賊兵漸邇公下令軍中曰賊勢甚盛而
軍械告乏慎勿虛發俄而賊以鐵騎長驅公方整軍
以待有不待令而放丸者立斬之一軍警肅乃戢兵
以示弱賊勢益驕馳突直抵城下公於是令先鋒一
時放砲軍中鱗次繼放砲聲振天虜兵大壞僵尸山

積遂乘勝大破之賊兵披靡平壤諸軍皆欲乘銳逐之公止之曰兵驕則敗賊情難測不可輕進堅壁自守隨時應變是兵家之筭也嚴整行伍戒厥妄動翌日曉望賊兵籠郊絡野自四方流入者又不可勝數我兵單弱饗械俱罄公雪涕誓衆矢心立愷於是南公冀少緩其鋒與虜講和公奮然責南公以大義欲拔劍斬之尋知南公之意不在於和乃止連日督戰忠義自勵將士皆以死自誓戰不旋踵南公欲放火自焚公止之曰無益徒增賊勢待兵矢俱盡未晚也南公及金公父子卒死於火公收餘械灰燼中召將

士拔淚而言曰兵食俱竭後援不至而中營已陷天實爲之奈爾將士何爾等速出圖生毋用踟躕官校裴尙增白惟精不忍捨公遲回不去公大叱放出獨挺立樓上張弓射賊一弦三矢發無不中賊矢如雨中其左股拔箭而鏃留在肌拔佩刀給納矢貢生剖肌出鏃而連射之日已晡矢窮力盡公望京師四拜遂拔劍自刎墜于樓下卽正月十六日也虜動色相語曰忠臣之體不可雜於衆尸之中瘞樓前立表而去返葬于光州無等山西坐事 聞贈兵曹判書遣禮官致脩 肅宗甲子 命旌其閭配享于安州之

愍忠祠追享光州景烈祠公安人十濟功臣歡城
府院君諱聶其初祖也入 本朝有諱俱生光州牧
使寔公六代祖也會祖諱琬祖諱灑叅奉考諱蓉
贈承旨公生于 萬曆乙亥癸卯中武科配 贈貞
夫人平山申氏墓附有三子伯元仲元季元孫有恒
有成公提不教之卒當虎狼十萬之衆形格勢禁事
無奈何而出萬死不顧一生斯已奇矣而出謀發慮
罔不中窾竟以身殉曩哲云慷慨殺身易從容取義
難公具此兩者是所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者也是
知殞節苟合其宏義夫豈吝其殉捐軀者得其所烈

士不愛其存於乎懿哉公早服詩禮力治文辭有零
稿可傳世無不識字英雄云者詎不信哉公後孫光
表光魯應八請不佞以牲石之文不佞夙服公死綏
之義又感諸孫苦誠遂爲之銘曰

嗟嗟全公南國之紀敦詩說禮卻穀是似窮山讀兵
厲志孤矢發身韎韠是爲君子建虜敗盟寇我西陲
長蛇封豕其勢駸駸公握龜符爲左營師兵食俱殫
無計可施公奮其勇發謀出奇矢心殉國克抗厥辭
定計於鮮衽革裹尸圭璧不碎堅貞靡虧熊魚取舍
出自秉彝釋天地中間立我大經應有精靈化爲風霆

掃盪腥氛日月雙明褒龍有嘉 命秩斯隆有恤愍
祠并祀三忠追侑烈廟詢謀僉同牲牢伊碩黍稷惟
豐有來永世崇報無窮有山無等石戴螭首我銘泮
鑄用垂不朽

贈兵曹參判鈴原君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崇禎丙子建虜入寇 仁祖播遷于南漢時變出倉
卒 國勢危急坡平尹公汝任以尙州討捕使聞亂
痛哭矢心殉國以紫綃纏兩脛將爲收骨之驗也遂
領鎮兵倍道兼進始白公善男與公居同郡生同年
是歲在昌原帥府兵至公與白公灑涕共誓曰此主

辱臣死之日也偕造廣州之雙嶺時虜已分兵四出
截諸路勤王之師公見賊氛甚惡而我勢甚弱乃解
鞍縱馬示不旋踵遂挺身步戰彎弧射賊矢不停弦
殪賊甚夥以至決拾磨盡五指俱墮公自割衣襟咋
指血書許身殉國不得終孝八字付家僮曰而歸告
我老母遂不移步而絕卽丁丑正月三日也去其生
戊子爲四十八歲是日白公亦手劍走虜陣力竭而
死陪吏黃是憲又爲之從死公家僮歸告母夫人夫
人見公血書泣謂其婦曰吾兒死矣死得其所也後
人收公屍於戰場賊矢蟻集洞其脣腹見者壯而悲

之事聞 上震悼追封公爲鈴原君與白公并 贈
兵曹參判分告身一道而半之分賜公與白公 肅
廟嘗輦過雙嶺親題詩云義魄歸何處悲風嶺上吹
停車日欲暮回首益淒其 朝家并施馳旌於黃是
憲而公與白公獨闕焉 純宗癸酉宗伯因道啓奏
曰丙丁死義莫盛於雙嶺而今此兩臣俱在分憂之
列聞變勤王同日殉身當時事功咸有公私可據之
蹟其所崇獎反不及從死之陪吏不但爲 朝家之
闕典宐有士林之餘憾請施以綽楔之典 上親閱
南漢日記及公事大加嘉獎特許之於是始 旌公

與白公間曰忠臣之門先是建祠于青谷并享公父
子及白公世以比睢陽之雙廟焉春曹又請公俎豆
之所香燭祭需壹遵賜額院例并蠲公子孫徭役公
字聖之尹氏以高麗太師莘達爲鼻祖在勝國文肅
公諱瓘最著事載于史入 本朝有諱承順鈴平君
生諱坤吏曹判書諡昭靖昭靖之孫曰判敦寧坦曾
孫曰衡老兵曹判書鈴陽君寔公高祖也會祖諱奎
懸監祖諱之孝以衛 聖勳封坡興君 贈判書考
諱嶢龍蛇之役扈 駕龍灣錄勳封坡陵君坡陵公
娶義城金氏生員齊參女舉公生稟穎達器度宏偉

性於孝先意承順侍湯衣不解帶嘗糞以驗差劇居
憂疏食終三年以親命登武科拜宣傳官訓練院僉
正踐歷內階居官盡職及除樂安郡守御吏民寬猛
互濟一境賴焉乙亥陞通政階丙子莅鎮尚州營配
羅州羅氏判決事楔女附葬于公墓青谷子坐之原
無子子公弟汝仁子徽徽僉樞僉樞子曰尙泰孫曰
載生員生員有孫得大得大三男熹恒熹煥熹天東
鎮性鎮熹恒出景鎮商鎮熹煥出邦鎮熹天出公提
孤軍冒白刃垂顛虎口力抗強胡卒乃殺身而成仁
夫忠義之性得於天而有於身自聖哲至路人一也

然其能不喪而全之者豈矣惟公所養既正其所成
就若斯其卓犖樹風聲於無窮其有裨於世教民彝
者詎有既乎陪吏從殉者固有均賦之不昧而亦有
所興感於公斯亦奇哉昔人有云赴君難忠也死王
事義也死忠與義亦何求哉其公之謂乎公後孫邦
鎮撫拾公遺事謁銘銘曰

文肅于北洞闢荒屯辟土服遠淨滌胡塵胄胤承貽
功顯史文十一其人赫世封君公又挺生旂常之門
揮斥八極素志則存運值百六皇輿敗轅杖劒勤
王千里星奔虜騎大搶強弱不倫矢盡道窮指折不

仲事已無奈惟有殉身血指爲書遠報偏親判得頭
顱孟義孔仁白公黃掾三節同懂英靈歔吸掃盪腥
氛惜不逢時繼業先春有屹碧城有幽其墳有鬱晶
氣上薄蒼旻淵丘雖易公名不湮我揭石章用昭無
垠

右議政諡忠靖金公神道碑銘

并序

景廟辛丑逆臣盜竊國柄誣殺定策大臣金忠獻昌
集李忠文頤命趙忠翼泰采李忠愍健命謀所以上
逼 東宮臺臣朴公致遠論劾趙泰耆北門潛入之
罪羣凶并請鞠問朴公以掩其蔑貞之跡時則有領

中樞府事金公字杭以耆社元老淹病家居而同堂
姻戚嫌公耄癯左右彌縫不欲使呈身露章弋取顯
禍公自以三朝舊臣義不敢緘口縮手以癯廢自解
乃抗疏爭之曰天地生物聖人則之罪在當死必傳
之生况彼四大臣俱是 先朝簡拔以遺我 殿下
者勤勞 王室亦已久矣何忍置之死地莫之恤乎
且鞠問言事之臣前所未有而 殿下創行之臣恐
千載之下以爲口實旣而逆闖尙儉等外內締結阻
貳極問寢之路危逼罔極至有出閣之 教公又慷
慨上劄曰一二闖豎從中作備隔塞 兩宮使我

東宮邸下不得問寢侍膳危怖之機迫在呼吸前代
帝王家骨肉之變多由生於此輩之交構處弱則傍
伺陰挑得勢則威脅力制使父不得保其子兄不得
保其弟者今古何恨臣愚以爲不正此輩之罪則
東宮不得保其位而 宗社存亡未可知也請設鞠
嚴問得其情節末以慰安 東宮之意懇懇申復及
壬寅春賊臣一鏡首發私親追隆之論廷議靡然又
有基公以病不獻議者公毅然曰此而不言是負
先王忘 先后也遂扶坐口呼曰 聖上至仁聖德
動遵 先王昨年鄉儒之疏 特下備忘抑情制私

辭嚴義正不意反經之論忽發於 筵中至請會議
朝堂是何舉也今日追報詭育之道祠仍舊貫物從
豐腆以盡享祀之節可也至於立祠建號非臣之所
敢聞於是時議鼎沸羣凶尤忿然顛斷詬斥無不至
公夷然不以爲意未幾逆豎起大獄申公銜梏棘絕
海掌令慎惟益構公以繼其後公方束裝以待命而
乃以癸卯三月四日考終于寢嗚呼豈非命哉公字
濟仲號甲峯系出金海以駕洛首露王爲鼻祖入
本朝有諱孝芬官右正言諱震孫副校理諱永堅吏
曹叅判至諱盡善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卽公

之會祖祖諱德承司諫院獻納 贈左贊成考諱洪
慶青松府使 贈領議政妣安東金氏承旨光熾之
女贈貞敬夫人皆以公貴也公生于 仁廟己丑六
月十三日幼有器度學業夙就中己酉司馬乙卯與
諸同志疏救尤菴宋文正公自靖不就試者五年辛
酉登明經科隸槐院陞典籍出入諫憲兩司禮兵二
郎常帶三字銜時朝論橫潰居臺閣者惟以朋比擠
援爲事公前後言事未或一涉黨論惟眷眷於君德
民隱及丁卯羅良佐詆辱宋文正語絕悖公慨然曰
此斯文之變不可不明白是非啓避之際持論不苟

識者謂得臺閣之體李文穆公翔論事忤時輩翻案
被詆 上命鑄削公以爲待士不當驅迫欲繳還
內旨以僚議不合而遞其不隨人軒輊者如此叅弘
文錄旋值己巳禍自免去不與聞時事而羣奸用事
彌雜一時士流以公會營救李公竄鐵山府尋卽蒙
宥辛未丁議政公憂服闋而遇甲戌變化首入侍講
院爲司書旋移弘文館爲修撰校理薦 除東萊府
使以親年七十辭不赴旋以輔德陪 世子入學陞
通政爲慶尚道觀察使以前任人還仍不果赴拜同
副承旨乞養 除淮陽府使殫心賑政民無捐瘠疏

請蠲民布宮結一境賴安丁丑由承旨出爲全羅道
觀察使及煩劇案無滯牘幕府疑其乘快致誤追
後細摘無一錯乃大驚服旋以微事辭遞歸行橐蕭
然一路誦其清白屢拜承旨大司諫間爲工曹叅議
五衛將又乞養爲南陽府使旋遭金夫人憂服闋拜
承旨兵刑叅議大司諫時有北警疏請申飭關防團
束卒伍修繕器械且言淮陽在嶺脊宜設防爲控禦
圖沿海守令差遣有識慮者歷判決事擢拜開城留
守府俗重利殖貨列肆居貨官府輒以輕價抑配多
失業流散公至痛革其弊吏不敢上下手遇有需用

以準直從事敷路策應不責支用於民官自區劃以
濟之於是使价効午而民不知人以為百年來所未
見及解歸號泣以送爲立生祠以祭之後公修築先
墓皆自願赴役及公之葬又不期齊集相紼築版至
今爲楸鄉美談癸未爲都承旨禮曹叅判轉吏曹叅
判行 親政特宣法醞後爲大司憲因雷異疏陳時
弊後因崔啓翁疏斥申相公琬 上震怒詰問於前
席公疏言舉措過中時朝論携貳將相六卿三司史
局皆一時被逐朝著一空 特除公亞銓以鎮安調
劑復拜大司成時有場屋舉子疊錄查勘事公疏論

道德齊禮以盡訓迪之方不可因一時妄作并驅罟
獲因勉 上以建極之治無徒區區於法令 上嘉
納之出按京畿丙戌以 特旨陞刑曹判書時詞訟
久曠訴牒雲委公逐日赴衙積案如洗旋拜戶曹判
書差備局有司堂上己丑移判兵曹建議築都城女
墻庚寅移判吏曹時朝廷有小進退年少士類競出
圭角公務持大體注擬無偏遞拜左叅贊差冬至正
使 上以公病許免盖欲留公爲鎮安計也及北咨
至有海賊警公疏陳八條事宜皆鑿鑿有經遠之識
兼南漢守禦使以保障重地軍儲踈虞尺寸不妄買

庫藏遂充溢旋 命公監築北漢城非公志也壬辰
春庭試試官李整所爲多不善陶谷李公以諫長疏
論之有按治之舉而不甚明敷公亦以此見罷叙拜
右叅贊癸巳七月 御筆特拜右議政辭疏承 優
批若曰寬厚公平允叶台司爰立豈偶然公感激承
命奏減軍布代納之錢論良役偏重之弊甲午 上
俟平復有設宴飾慶之議公進言上下歡怍之日宜
念與民同樂而良役之侵民不堪命請一年布各減
一匹以示德意諸大臣皆以經費爲言公慨然泣下
人以爲酒悲公亦不辨李整妻上言訟夫寃公略有

陳白而言官相繼斥公公自劾出江郊 上屢下獎
諭公辭益力呈告至四十八得遞丙申因斯文事有
處分公上劄言士論之歧數十年羅良佐誣人之言
有可驚心 聖明不加之罪而反取其言何以服人
心而定是非乎丁酉 上寢疾命 東宮代理公劄
陳羽翼調護之道時議以代理告 廟非實錄所載
疑之竟從公言行之庚子 肅廟禮陟 景廟承寧
未幾臺臣李公廷嘯疏請建儲而公居僻病筮未及
聞也旋即追疏引義及四大臣相繼被禍公始抗疏
爭之自此病劇求退無意於世竟以壽終 上聞公

疾革遣 御醫頒內劑計聞 教曰金領府事以元
老大臣久住城外方欲敦勉期回遐心何意一疾奄
忽長逝震悼之極涕淚沾襟 命賜柩材祿俸三年
又出 御熙政堂舉哀是時 先朝舊臣幾盡一網
而獨公既發危言禍猶不及哀榮之典曠絕今古咸
歎公惇德攸致云五月禮葬于長湍松西面龍頭里
亥坐癸亥九月丙申改窆于同局子坐從先兆也
英宗丙午 賜謚取事君盡節寬樂令終兩法曰忠
靖 三命錄後又 賜恩侑配貞敬夫人光山金氏
贈承旨世楨女配德無違生與公同年歿先公六年

墓附舉二男五女俊熙出後其世父彥熙牧使女適
留守宋正明牧使李息悌叅判申光夏郡守沈寶賢
郡守李著選晚熙允熙側出也長房男遠祚郡守次
房男基祚宋正明子翼輔監司李思悌子奎明奎采
叅判曾孫宅鉉主簿玄孫濟萬縣令餘不盡記公天
資和厚誠慤與物無競儀容魁碩聲音洪暢城府坦
蕩喜怒不形遇嘗塞進塗者待之加厚死生如一內
行純備母夫人邁危癘斫指進血獲再甦卒享大耋
事伯氏如嚴父割月俸周姊妹之貧推諸族黨務盡
敦恤好濟人之急有告輒應如轍杯水終無厭苦色

素性恬儉官位崇高而自奉菲薄戒飭子女不服華
靡置第窮僻公退角巾道服逍遙自適蕭然有山澤
之趣避遠權勢靜默自守而作事慎重爲經遠圖不
求赫譽口不設雌黃人莫測其涯岸然關國家大計
斯文是非必抗言不諱逮建儲之日屏居晚間不
克并武於四大臣庭籲是爲公所痛恨而引咎自靖
劄救四忠語婉而意切有以感通宸聽及夫震
邸危疑之際力討賊臣阻隔之罪儲位得以鞏固
追隆獻議義嚴詞正足使亂賊知懼殆所謂既知所
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者於乎懿

哉公五世孫元植送子顯政謁麗牲之文直弼生晚
而識謏曷敢溯究注記妄論公平生而夙服公晚年
秉執磊落直截有辭於天下萬世非直爲元祐完人
也銘曰

肅考在宥曰有蓋臣猗歟忠靖克致其身歷敷中外
望實俱孚受遇于巷致位公孤寬厚公平惟汝其俞
自在列卿寔管機樞苟利王國詎敢愛軀若有顛連
惘癢切膚良役偏苦謂必可更涕泣顛閭流血誠
時值海警請修都城蕩春之築苦口是爭陰雨綢繆
慮遠志宏 景 英授受地緯天經彼凶不逞乘機

否傾外諱嘗藥內圖叵測嗚呼曷其爲鬼爲蜮四忠
庭籲 儲位賴安公屏山樊晚聞涕潛重陰蔽日阻
我 兩宮脫屣之志感泣旻穹載發機牙羣凶遞魄
一劄炳琅琅披腹老成逆逐寒竹先之公殿其後
嶺海自期不疑其行公遽乘箕悖論闖發追隆私親
公獨秉正拚死盡言名義不墜永扶彝倫原始要終
身名俱完歸拜 明陵庶無媿顏本之則存孝悌爲
仁家邦必達展也孚尹龍頭之麓有儼象設豐碑紀
善昭揭大節永世不泐待良史筆

右議政諡文憲閔公神道碑銘 并序

嗚呼當辛壬斬伐之餘是非忠逆較然明著而一種私議回互反覆脅持疑眩藉洪範之建極蕩平以文其姦時則有若丹巖閔文忠公進袖劄辨別昭揭如鏡之照妖鼎之象姦繼而有文忠從兄之子梧軒文憲公諱應洙進立臺閣以疏以啓別發餘蘊其於鋤幽姦而章大義殆無毫髮遺憾識者謂微文憲文忠之旨不暢有以倡始繼述於一門之內古人謂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者於二公見之矣公字聲甫系出高麗尙衣奉御諱稱道世籍黃驪至大提學諱愉當麗季辛朏亂屏居自靖入我朝有諱審言舉賢良官

留守及光廟受禪微不起此閔氏名節所自始至諱粹正郎 贈判書諱龜孫典籍 贈贊成俱有師友淵源高祖諱機府尹 贈領議政值丁丑講和棄官辭世曾祖諱光勳觀察使祖諱著重大司憲考諱鎮周吏曹判書三世俱有潛德懿行并 贈元輔妣延日鄭氏 贈贊成尚徵女以 仁祖甲子五月十一日舉公庚寅魁司馬甲午以洋任倡多士辨尤菴宋先生誣乙未除 恭陵參奉移翊衛司侍直陞主簿正郎壬寅士禍作棄官歸鄉乙巳 英廟登極復拜正郎除錦山郡守不赴十月擢增廣文科除禮曹

正郎移司諫院正言時辛壬凶黨纔退旋進 上意
務在調停公連發賊臣鳳輝等五人懲治之 啓丙
午拜司書移正言時趙顯命以縣令疏請設禁諱疾
托言爲 先王辨誣公慨然曰顯命疏言顛覆成憲
戕殺賢士夫 先王無顛覆戕殺之事擅自爲者羣
小也今反欲歸之於 先王且旣以爲天下得人稱
頌 大行則贊當日建儲之策者何不爲之憫惜乎
沮當日建儲之策使 殿下受誣罔極者何不爲之
痛嫉乎且其言曰如人父沒之後豪奴悍僕歷舉病
謬於子心安乎噫人或不幸有疾事違本情則辨說

於鄉黨州閭以明由疾病而非本性相愛者且然况
爲子者乎不忍提一病字而使本情不暴者爲孝乎
况所引宋后事尤所駭憤我 先王盛德未曾有一
毫疑似而今因護掩翳濁亂者罪至譬於失德之宋
朝臣竊觀前後 筵教妖儉作俑羣兇黻弄之狀固
已洞燭而特以惻怛之 聖心動於脅持之危言一
言提起或恐貽感 先王則惟彼負累求脫之徒譁
張爲說敢售嫁禍之心請設禁條爲疑亂百世之計
臣之所痛心者此也夏拜獻納上章曰 國家設臺
閣將以用言也今乃專事臆逆或疑其辟於賤惡偏

於低仰每不免隨事觸激而居臺閣者俛首承聽一
遵處分噫臺閣乃殿下之耳目士論卽國家之
元氣而疑之拒之自閉其耳目摧之折之自斲其元
氣只欲以爵祿驅使臺閣科目聳動多士殿下所
以勵世磨鈍豈不顛倒乎移司諫陳戒曰殿下卽
昨以來多以言獲譴之人每於本事外搆出別義掩
覆而文飾之在廷臣僚惶惑顛倒自相救過之不暇
卽此以論殿下治心爲學尚有未得其道而然也
前後陳勉多出於親切誠懇非一時就事論事而止
者時領相鄭公澥上疏論事上以喜事起鬧爲教

公疏言所執者大義所討者亂賊則其事也天討之
嚴其剛也義理之勇政宐獎許以勵世道何必喜事
過剛之憂乎丁未入堂錄爲校理七月因三司請對
上下大處分是謂丁未進退以會叅請對坐罷歸驪
江戊申聞逆變蒼黃入城金公在魯以湖西按撫辟
公爲從事協贊軍務一夜喊聲起陣中一軍驚擾失
次公指揮整暇賴以鎮安後賊徒就捕納供言賊徒
元普潛欲乘夜作變而陣內紀律甚嚴不得如計云
四月擢東萊府使時本府有料販謬例商譚從中射
利館倭亦有隳突之漸公單車赴任嚴奸防申舊約

賴以無事事定呈備局乞遞狀言忠逆倒置義不可
仍冒已酉得遞旋拜忠清道觀察使引義辭遞庚戌
拜全羅道觀察使上疏辭言向時請討之人勿論死
生官秩依舊哀榮備至彼則不替眷遇臣復特施簡
擢 殿下既未嘗建立大本明定國論徒以掩護假
借爲務是非之乖舛如此臣將何以憑藉威靈以盡
承流宣化之責乎 上以挾雜舊習爲教公欲以力
辭獲罪爲期丹巖公以帶罪往役移書勸赴遂出膺
屏貪吏抑土豪櫛釐民瘼而廟堂多操切之竟以微
事啓罷叙拜副提學辛亥擢嘉善秋拜忠清道觀察

使時遷奉 長陵 上特使公奉審 梓宮公以情
勢不克膺命下 嚴教移補竹山府使公又移拜江
華留守又如前難進 上曰閔某果有難進湖南何
以往乎雖無閔某朝廷豈無人出補鍾城府使因諸
臣言寢之夏差監賑堂上秋拜冬至副使銜命出疆
甲寅以回咨有謾語 命削職叙爲漢城左尹旋拜
慶尚道觀察使時以兩大臣伸雪事叅摺紳疏正言
李載厚對疏侵斥公連章祈免 上敦迫不已乙卯
春赴任慨營下無城堞節縮冗費不煩人力而功告
訖斥其餘貲設倉儲穀念良役之爲民害查括隱漏

革罷冒屬簽補代充以除黃白換隣之徵減陳田結
白地歲納疏薦道內才行士數十人及戊申倡義忠
節卓異者請獎拔以樹風聲丙辰移刑曹參判擢兵
曹判書連章控辭 上以親鞫侍衛不備荐降 嚴
旨不獲已入肅 帳殿秋嶺南人金聖鐸疏辨其師
李玄逸事語犯 先王后 上命親鞫一邊人右聖
鐸仍斥兩大臣伸雪之論公疏論營護逸鐸仇視建
儲大臣爲無人臣禮蓋兩大臣伸雪爲一世大諱而
公登 筵反復辨論自 上酬答溫諄幾乎準請一
邊人大驚懼喉副校理金光世疏斥之右參贊尹惠

教等聯疏譏斥以公疏中仇視建儲一句爲案公詣
金吾胥命上疏曰辛丑諸臣聯請代理之事雖曰昭
雪尙在半伸半屈之間 筵席略陳妄觸時諱糜爛
之禍迫在朝夕且况彼聖鐸干犯何如而羣起共護
至引不相干之事參互對舉更襲已巳餘論駭浪層
起關繫至重此時官職去就非所可論時 上因事
不豫減膳避殿以示貶損而公時兼藥院不得承召
因 嚴教不獲已詣闕請診 上又命罷職曰近日
事皆此人主張蓋自聖鐸疏後廷中言議崢嶸 上
疑皆公所助成而以公持論過峻每晉接羣臣語及

時事則必令公先出蓋慮有過激之論也未幾叙復
本兼諸識公遂乞暇省掃仍尋鄉廬戊午客使至以
特旨差遠接使前此清使入境則使譯員取騰勅文
先聞于 朝至是勅函空虛蓋彼欲因是生梗索賂
也公設方略胙篋得之用準故事清使大慚服以爲
國有人矣道拜平安道觀察使竣使事到營申教條
諺掖襟紳給財力繕修校院勅軍械閱武藝築廢坊
設養老宴行鄉飲禮節用度減逋欠臨遞筭庫充溢
遂以數萬緡付各邑勅庫使之滋息支用及遞歸西
人摹像立祠歷刑曹判書漢城判尹大司憲禮曹判

書常帶經筵備局銜時三司更發懲討啓 上震怒
有非常之 教諸臣相率請對于 東朝 上叱中
使不敢入奏公厲聲責中使慢蹇遂奉 諺教獲寢
前旨蓋公膽力氣槩能辦大事者如此時廟議請上
當宁尊號公獨不參籲班上疏引咎曰伏覩庭籲之
批見 殿下搗謙之意臣不勝欽仰臣顧不能早效
一言仰贊謙光亦臣之罪也公之秉銓也僅枳一邊
人之參涉凶論者時相有咆喝於廟堂招政吏分付
檢擬公終不撓時相入對言自經非常之舉彼此幾
致寅協而吏判枳人太偏何可望蕩平之治乎公疏

陳不得不然之由 特命許遞旋拜右叅贊禮曹判
書入侍講席 上曰 先朝倚任先卿予以 先朝
之心任卿而卿每自阻何也公涕泣對曰臣以世臣
生逢 聖明非敢自阻而近來諸臣迭奏革心寅協
之說臣則謂義理之爭關繫莫重而必欲使邪正不
分是非不辨夫皇王建極之治亦不過曰公而已人
君聽言之道只當觀其事之當否不當問其人之標
榜也 殿下欲成蕩平之治而薰蕕冰炭必令并進
不問情實惟事督迫君命雖嚴數百年所培養廉隅
氣節豈可一朝拚棄而以趨走爲恭以負吾君禮使

之意乎退而上疏請省墓不許 上意蓋慮其長往
也辛酉復拜吏曹判書出城外連疏請譴因 下教
隆摯承命入侍力陳今日時象義理不明作一汨董
世界與洪範建極之旨大相乖盭夫正是非公好惡
然後自可無偏陂反側之患矣時廟議以銓郎權重
有變通之論公曰銓官主政柄任重責大極擇郎官
使主通塞 祖宗定制其意不偶若使銓權盡歸首
堂則不幸有濁亂之臣隨意低昂將何以防其弊乎
上震怒公引義請退三疏不進未幾拜藝文提學時
御製大訓將告 廟頒行 命公撰教文蓋 上之

製大訓也元景夏請火辛壬獄案公力言不可曰此獄所誣逼至及不敢言之地若火而滅之疑惑將滋甚後於賓對上欲許兩大臣昭雪之請而其中若干人別作一案以置之下詢諸臣皆以爲可公獨曰旣曰誣案則當併昭雪豈可復區別於其間乎時西北關東大饑饑民全集京師公承命監賑廟議建言奏請通用清錢公執不可曰我國自有錢幣未嘗沾漑於他國皇朝雖處以內服曾未有此議况今欲稟命於彼乎特從公議秋拜吏曹判書及都政有人言公姻婭子弟有未擬於齊郎者欲因以擠陷

譏斥備至公上疏引咎而廟堂有言閔某謹慎故擬止下望我國用人多取名家若以姻婭而棄之則將何以舉其所知乎公自此連違召命癸亥蒙遞還拜蓋上必欲委任至責相臣不事實協而公辭遞乃已甲子復拜吏判持平李師祚疏論新通之純用三望詆以政注太偏公力辭不出時前正言李彥世疏斥時相上以公卽彥世通望時銓官特舉張新豐故事初除清州牧使旋移驪州乙丑內移判尹兼籌司惠局平市提調公仍寓楸下屢被催召因嚴教惶恐入城時吏判朴公弼周造朝進袖劄請辨

君誣趙顯命朴文秀相繼斥之公於是留疏徑還八月拜判敦寧戶曹判書時 天眷益隆必欲招致而公終不起又 教曰今則處義已伸無可執者蓋纔從鳳輝等追削之啓而有是 教也進詣中途陳疏請譴荐承 嚴教八城十一月進拜右議政三上疏辭 批旨益隆承命八侍極陳調停之弊曰 殷下當辛壬斬伐之後專以調劑保合爲務不究建極之本而徑責其效不辨義理之源而惟事彌縫以致朝象睽乖風習卑下都無是非之據只爭利害之私惟願洞開言路屈已容受惟看事之是非而處之實爲

鎖關之道因請招徠儒賢放前後以言獲罪者規戒懇懇 上并嘉納已而因僚相爭執五上劄乞退上行禮 皇壇以公不參班下 御詩以示意六月三司請討光佐泰億之罪 上又震怒併令罷削公上疏曰一脉正論尚未全消有若石壓而筍出輿情久鬱此亦可見今乃不少舒究每以不敢聞之 教摧壓抑制使不得復言至於洪暉南德老之 特命削職不問是非本末只欲區別色目噫爲君父討亂逆豈有南北之異哉惟願亟收諸臣罷削之命并寢前後未安之教 上嚴批峻責因 命罷職叙拜判

中樞府事再遣承宣敦勉 召旨絡繹潑示悔悟又不許藥院入診曰待都相造朝以此診候停廢者屢月又 下教責之以君疾臣嘗之義公進伏城外請罪仍承 命還朝冬因鞠囚李泰文書中有論公去就者時相劄請嚴覈公以事涉嫌疑不可終默乃上劄自列以待 處分憲臣沈燧疏斥以爲大臣首實異於傳說蓋其意欲以李囚擬書爲公所自爲也條相奏曰臣見其筆跡明是泰之自書也公胥命金吾陳疏徑還 上遣承旨敦勉而臺臣又陳疏譏斥上曰閔相無勢故論列至此其意安在欲沮其重入

之路耶時 上方眷念公 恩教屢勤而鼎席方缺則一隊時流有屬望者乃使發譏斥之疏以沮之也上連下別諭仍 命偕來公以嘗藥體重黽勉造朝而凡於廟謨詢問一切不與惟於辛壬大義確守前論而已庚午 上俯詢良役癩通僂否公只以割肉充飢窒礙難僂略有條對而已七月二十五日易簣于皇華坊寓舍享年六十七訃聞 上震悼輟朝隱卒有加十月二十六日禮葬于驪州尚文洞庚坐夫人楊州趙氏大司憲諱泰東之女有女士稱先公六年甲子八月二日卒葬于利川可坐谷酉坐二男大

司諫百行承旨百昌百行取百昌子正郎濟烈爲後
百昌繼子命赫判書濟烈又無嗣取命赫子監察致
殷爲後命赫子致文叅判致殷子世鎬德鎬教官致
文子達鏞叅奉述鏞進士餘不盡記嗚呼公當
廟大有爲之日正色立朝持論清峻及謫停之論作
而忠邪渾淆詭隨而求全者踵接而肩比釀成戊申
乙亥之禍公每先事而豫爲之防由是黨人仄目屢
加擠陷公獨巍然不動如泰山喬嶽上以際會彌篤
下以望實俱隆粹然爲元祐完人雖不以學問自命
而倫彞之篤摯事爲之公正優可與文忠文貞合傳

而并名則後之尚論者必將有感於百世若乃家狀
所記居家懿行皆可如歐陽之叙范公先大節而略
細行云銘曰

憲憲閔公世有令德胚胎前光禮義維則揚于王庭
元陵初服忠邪渾淪強名建極疇倡此論檢人反覆
乘時射利不念邦國聖人大公一視咸育冠帶鱗介
庭衢胡貊豚魚未孚鬼蜮潛射方命殄行尚稽流殛
公於是時廊廟柱石乍躡乍起壹是譽謬章奏悃款
遠猷辰告不安于朝出鎮藩閩嶺湖奠安萊灣重譯
大人威敬奚試不適屹彼文陞有八者烏庶幾施措

副厥加額異趣紛紛乘機逞毒 上獨知公羣疑頓
釋注意秉成天奪胡速究厥抱負十未一暴存沒哀
榮以承以錫律崱文岡恤恤幽宅我作銘詩昭揭千
億

參判 贈吏曹判書雙壺堂李公神道碑銘

序并

嗚呼國朝重清白吏薦選之法蓋將風勵一世俾斯
民蒙惠鮮之澤甚盛典也昔在 肅廟戊辰相臣閔
公鎮長李公濡李公畬金公昌集趙公泰采李公頤
命後先建白 筵中曰故參判臣李端錫清白苦節
同朝諸臣所共稱歎而貧不能娶妻子無以為生屢

經藩閫位至亞卿而空乏若茲其冰蘖之操宜賜褒
彰 上特命有司依原廩并綿麻布限十年輸給後
又因李公濡權公尚游口啓臺臣柳泰明疏達 命
優恤其家而後二十一年禮判洪公受憲 筵白請
錄孤至 英廟乙巳獻納蔡膺福亦上疏申請丙午
又追獎廉節 特贈公吏曹判書大提學於平盛矣
崇報之典享用之澤兩可以無憾此詎但為公一家
之榮而已哉公字有初號雙壺堂李氏系出 成宗
別子景明君諱忱次子安南君諱壽鍊於公為五世
祖高祖錦川君諱備曾祖昌原正諱世義皆以賢宗

英稱祖諱生寅進士號松坡能文章考諱齊衡文科
執義以清儉治靈光郡爲髦士所追慕與公并安享
于長川書院後以公貴 贈兩世左承旨吏曹叅判
兼銜如例妣宜寧南氏直長斗明女 贈貞夫人公
生于 天啓三年乙丑正月一日幼穎秀好讀書及
長詞翰敏贍中 孝廟庚寅司馬 顯廟庚子大闡
隸槐院辛丑選入堂后壬寅以正言論職吏不可貸
拜兵曹郎連帶知製 教旋入諫院論軍丁隣族切
骨之弊冬以書狀官赴燕不以一物自累復 命拜
持平先是已亥有禮訟蓋 孝宗大王以次適承統

及 昇遐兩宋先正議 大妃服制據禮經次子菴
年及 皇朝禮典 國制皆鑿鑿無餘疑而尹鑄尹
善道等倡爲卑主貳宗之說爲嫁禍網打之計餘論
沸沸未已公倡同僚辨明其不然時牛栗兩先生被
誣罔極有儒生權大時疏辨語觸時諱致 上激惱
至鞫訊禍不測公啓曰拿鞠疏儒 列朝所未有况
憂災求言之日乎後又論李袖疏救海伯拿推事曰
李尚逸不過做錯之失而况李袖之隨事盡言乃臺
諫之職乎大聖人喜怒中節有不當如此凡五啓爭
不已輿論寤之時有安秋元被擯自彼中逃還彼以

木下生卷一
違約責罰金時議欲彌縫遣許積納罰錢如其言尤
庵先生憤諸人占便宜辱及上躬疏陳蹈海抱木
之志因欲自靖而臺閣繼之行遣相望公拜正言引
避請與諸臣同罪又有嶺南人黃塢疏誣兩宋叵測
公疏言其所論多屬機密搢紳之間猶有未知者孺
以遠人從何得聞必有主張者匿影陰授以售傾軋
之計耳諉以疏儒置之不問何以杜方來之弊後又
論原襄道被災蠲稅減役議格不行出爲江陵府使
以正言召還時有公主第宅踰制之事安興島設
倉立異之論李元禎子科試用情之罪皆爲言官所

發而廷議扶抑不公公逐一論啓又論嶺南賈益興
販爲與民爭利及海西貢米漕納者內司吏胥需索
刁蹬之弊若此類多不勝記而金公萬重李公選李
公翮皆論事被嚴旨相繼竄逐公上章言經幄之
臣言事無隱一言不契乃反億逆而罪之聽聞駭惑
言路杜塞至於張應一藉托山陵售其嫁禍之計
李選之言乃國人之言殿下不患優容而摘疵成
罪有若移怒者然非平心順應之道至於閔鼎重病
不能還朝及緬禮力疾登道後時無及陳躰自列
其癘病之狀而殿下不究情實勒加譴責惟此

四人罪非其罪并請丞收成命前後所論皆時議所不可而公嘗諤自勵不避忌諱如此已而陞通政拜同副承旨歷諸曹叅議甲寅 明聖王后薨議 莊烈大妃當服大功嶺人都慎徵撥拾鑄穆緒論疏斥誤禮之失三公以下會賓廳以四種禮說措辭以啓上遽下備忘記禮官以下并拿問定罪曰頌相金壽興倡爲體而不正之說罪不可赦 命施付處之典公以承旨進言此不過條陳長衆之別豈或薄君親而然遽加 譴罰恐非禮使之道 上命削出公職逮 肅廟進用一番人公不敢復廁於朝乙卯出牧

揚州未一暮移長湍府使丁巳拜廣州府尹俱三輔重地素稱難治劇煩理劇威惠大行戊午拜慶尚監司黜贓汙吏一方風動留俸廩備一道緩急庚申陞嘉善以別使使燕還拜全羅監司辭不赴旋拜成川府使廷臣以公有文武才薦拜關北兵馬節度使申嚴邊禁整頓營務儼然有北門鎖鑰之重甲子拜忠清監司乙丑移咸鏡監司所至筦庫充積宿弊如洗秩滿還朝踐歷亞卿諸職丁卯以微事遭臺言蓋以公言議峻正積忤時輩而然也銓曹擬公羅州牧上曰以李某才望不下他人而銓曹一不擬京職擬

此又何也 命勿施自是 上知日隆仔望登庸而
公遽以戊辰六月一日卒于京第襟紳輿僮莫不痛
盡南相九萬啓言李某清白苦節人所難及屢經藩
任清貧益甚病無以療治喪無以斂形宜 特命有
司另加賙恤以其年月日葬于揚州之松山卯坐從
先兆也公前配全義李氏縣令有源女無子繼配青
松沈氏叅奉之瀛女生二子曰克淵叅奉曰復淵武
科統制使女三人適趙以綱張夏顯者李氏出適南
宮澤者沈氏出也克淵繼子頤秀女洪聖益庶子台
秀僉使復淵男冀秀女趙淑趙重弼應赫周赫皆兵
使泰赫進士冀秀出泰赫出爲頤秀後忠赫允赫台
秀出文範李和慶趙以綱子女判書鵬翼直長龍翼
趙文範俞彥璧張夏顯子女南宮澤男杖權壻李得
中尹得慶判官崔道興曾玄以下不錄嗚呼公忠孝
廉潔得於天賦不假修爲自準繩尺在臺閣著直截
之操任藩屏殫撫孳之勞生逢 盛際聞望隆赫禮
獎曠絕而清白以遺後餘慶有未艾者又何必以目
前榮枯有所欣憾哉公後孫鍾直從余遊謁牲石之
文誠懇篤摯直弼老閣筆硯而竊有曠感者存謹爲
之銘曰

聖朝家法敦尚孝廉載彰載輝憲律森嚴清白之後
獎以推恩凡今顯列類厥嗣昆如公苦節曠古希有
我撮其大始終可究吮癰割股親疾乃蘇移孝爲忠
辰告訐謫惟時國步溢目橫流梢副袖手一葦沉浮
公奮其間國耳公耳禮訟既興黨議伊始角立朋分
夔契共驩何伐何黨利義攸關錯節盤根利器在手
讓夷急病去就無苟函匪陸續符鉞聯翩于南于北
德威是宣 璽書增秩冰蘖留名爰有遺祠永樹風
聲賢孫徵刻昭揭章程鬱鬱松岡有屹豐碑凡百君
子式瞻在茲

觀察使姜公神道碑銘

并序

嗚呼士大夫出處關世教汗隆然知進而不知退罔
知廉防之重若故觀察使姜公其殆窮不失義達不
離道得己而不失望之君子人歟公諱潤字德以姜
氏系出晉州始祖諱以式以高句麗都元帥始顯東
史至恭默公諱著麗末抗節不屈入我 朝有諱激
燕山朝疏論打圍移剌投配樂安郡會 中廟改玉
得釋焉歷正言諱億應教諱德瑞至潛隱公諱恰當
仁祖朝痛中州陸沉我東忍痛含冤之義莫白於天
下也遯于太白山中 孝廟御極厲志復雪始出仕

官至山陰縣監寔爲公高祖曾祖諱戩祖諱再昌兩世俱早沒考諱履一三世以公貴 贈職曰司僕寺正曰吏曹叅議曰吏曹叅判公生而孝友天得幼進指血以療親疾九歲而孤奉母夫人食貧力學丁卯登明經第隸槐院連除別檢或就或否戊寅例陞六品移禮曹佐郎前此官典籍吏曹以通訓書告身公以資階當循年格論覆還朝散階己卯拜持平以母老陳情不就後因辭疏陳嶺南糶糴之弊辛巳辭掌令疏略曰古先哲王睿知天縱而必以講學爲急朱子於孝寧兩朝之召連進二劄於君人講學之術提

挈綱要臣願於清燕之暇就大奎中表章此二劄講而習之至於推行之序帝王之孝雖與匹庶不同若其定省寢膳庸行之常亦未嘗少忽日三朝之禮文王行之武王率之而記禮者取以名篇以至漢祖納家令之說唐宗受李唐之諷宋寧宗南內過宮之禮朱子復殿奏事留身面陳每以是申申焉竊惟今日之事與宋朝不類 代攝宗社之重任大責丕故不欲更勞於定省寢膳庸行之常特許省畧於晨昏之節然中外傳聞易致愚惑輒敢以朱子之劄節略以獻焉旋除侍講院弼善時書筵方講復卦公因辭疏

附進曰復之爲卦陰克陽反以人事則本心幾息而善端復還也上六迷復六三頻復是屢復屢失不能保有其復者也六二六四則是舍己從人而能復乎善者也六五則以中道自復敦篤而不移者也初九則能改過於未形不遠而復復者故吾夫子於繫辭以顏子當之伏惟我 邱下以不遠復明睿之姿於六五敦復濳加觀玩敦篤自考確守不變而又參以二四舍從以復之義自勉焉古哲后如太甲成王皆由是道而克成令譽矣十月辭掌令時 進見禮行於許久曠廢之餘乃疏申將順之義首引孝經禮記

極言孝理之大繼陳講學所以充擴是心者累數百言前後疏多未上徹識者恨之至壬午五月辭掌令疏末曰伏願 邱下上念祖宗艱大之業下貽子孫嗣守之基四百年宗社不輕而重數千里民物不少而多以是而思益懋遠圖書筵之講已勤而益勤日三之朝已摯而益摯此實臣惓惓忠愛之死靡他之血念也七月除殷山縣監不赴公家貧親老宜若一就而不肯苟蓋權度精微非人所知也十一月除世孫侍講院弼善以親癯上辭疏承 溫批未幾丁憂時公已踰五旬而持制一遵禮律三年不脫經帶

餐蔬不肉乙酉服闋尤絕意榮途除修撰弼善校理并不就七月以特旨授校理若曰姜潤欲一見久矣其令斯速乘駟上來後除執義又賜疏批曰一欲見焉其勿過辭自是有擬輒點壬辰七月上有激惱事有在外侍從一併曳來之教公附陳辭疏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臣雖不能以忠事君君之使臣不必以是而不以禮朱夫子嘗以奴詬大臣丞視庶僚爲時君濼憂今茲曳來之教比諸豕視殆有甚焉臣之待罪侍從一紀有餘而無以奉承聖明之美意致有此過當之教臣罪於此不任萬

死癸巳春上教曰政日時來京者多而姜潤登科卅年君不識何狀卽以副修撰特旨下諭公因辭疏進言我殿下聖筭益崇典學益篤此誠堯舜兢業之心古經前史孰非講學之資而大學孟子尤切於今日之用是時恩旨累下眷注采隆自以遐遜義不敢安且國有大慶進宴任前三月以匹馬一僮力疾登途行李蕭然人不知爲承召也入對僂殿留四日叅進宴及養老宴卽陳疏徑出疏略曰今百千萬事莫有先於保裔聖躬輔導東宮而保裔之方在乎頤養而已喜怒和適所以養其心而養

心又爲養生養身之本 世孫邸下睿質天成學問之道不專在文義之末而師傅保之責在今之 書 筵官必擇其人朝夕箴規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焉 上優批曰君年八十爾忍一叅宴而便去乎今命爾 下大夫予豈私爾嘉所陳皆中也今必不踰畿甸其 卽入城 命特陞授同副承旨使 缺 追行促謝時 公行至利川聞 命卽回馬進伏廣州店舍具疏請 還復尋鄉路而 批旨愈溫實曠世洪造也四月除 江界府使不赴已亥復拜承旨久而得遞庚子春除 洪患道觀察使先是丙申正月公中風患痺不赴

英廟大喪爲終身痛因此陳疏自暴既往之罪且言 臣今年正滿七十致仕之年反作強仕之出乎因大 臣陳達得遞壬寅七月十二日卒于正寢壽七十二 以十月日葬于所居法川龍洞之良坐公稟性剛方 制行純篤自少志程朱義理之學而所居澁僻絕無 師友獨抱遺經潛心講究字釋句解不得不措一心 鑽仰惟在退溪真積力久常言王文中曰通於夫子 受罔極之恩吾於退溪先生亦云蓋公於一切世味 無所嗜好惟於讀書劇如嗜炙科宦榮利既得而儻 來然所性不存視若浮雲惟於義理原頭剖析精微

左右逢原如河洛之數著卦之揲籌筭之法亦畧通其槩然以先後緩急之序未之深究也曰吾於書無所師受皆自得故多枉用功力者初讀易參合傳義無所偏主又於春秋胡傳屢年諷讀曰春秋胡氏傳可斷大事故比他書用力爲多朱子封事奏劄晝讀夜誦循環不置又以部居相隔歲年難考故會以通之以年爲紀而相次之以優考覽蓋公一生用力於朱書者如此性又端重簡潔敦朴貞直介然自守平和與人而不尚然諾不肯俯仰常言古人之事必可行於今世及其取第入仕意欲以正義公道自持及

於一二事有所創艾自知性不諧俗必觸駭機遂奉身而退終老邱壑欲見之恩言屢形絲綸而終不肯輒渝所守一趨闕庭陪觀盛禮而投章徑歸不欲少淹華賈清銜腴邑雄藩棄之如遺蓋與退溪先生守一退字效用一生者異世而同軌焉於乎懿矣直弼於公嘗有曠世感今於公祀孫叅判君之屬義不敢終辭力疾而備叙之公娶潘南朴氏生員泰來之女一男曰櫟後娶安東金氏士人承運之女生二男曰櫟曰福二女適金相敏者朴氏出適申尚柔者金氏出櫟一男始煥有文學克成公志

錄錄錄錄銘曰

峯彼太白賢人遜藏卓哉斯義尊攘大防世有承襲
篤生偉人介石之貞磨而不磷既登巍科不變其塞
抱此經傳老于邱壑 王言如綉驛召聯翩曷不感
激宿講者存越昔陶山以退事君囊封辭巽尾附懇
懇喫緊之言菽粟茶飴一部朱書以爲歸宿嘉惠後
人家學啓迪異趨同辭咸曰公賢不惡而嚴圭角混
然于邑于藩迎者虛歸樂我家食饗粗糗爲蘊其餘
慶施及後昆亞卿之秩啓後光前爰樹墓道法川之
麓刻我銘辭昭示千億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神道碑

贈吏曹判書謚文正公巍巖李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嗚呼自尤菴宋先生倡明義理用作學問軌範而胡
右諸賢聞風興振庶幾乎洙泗之彬彬然山頽樑摧
靡所宗仰而遂菴權先生續華陽衣鉢之傳講道黃
江之上典型繩尺實在於茲於是諸賢不約而同引
領携手相率爲依歸遂以未及事尤翁者事之世稱
江門八賢而先生其一也先生妙齡志道浚探力究

問質思辨不得不措當時同門諸賢有各尊所聞棘
棘不相下者往復辨難迄未有究竟學者恨焉其辨
物不具五性則曰理通氣局粟谷之說而原不相離
乃其頭腦語則雖曰氣局理未嘗不通今乃分作兩
截以理通爲上面一頭地氣局爲下面一頭地以太
極天命爲人物未生時在天之理以五常性爲人物
已生之理然則性在物而不在天命在天而不在人
歟其辨未發有善惡則曰未發之體當論於本體之
明未嘗息者不當論於所拘所蔽有時而昏者所謂
不偏不倚天下之大本然氣拘慾蔽不得真體之本

然今乃只據其不應接事物而謂之未發可乎真體
本然是何等名實至虛至靜是何等境界而乃以昏
惡者當之若以不接事物粗謂之未發則昏惡固未
害也至以不偏不倚天下之大本而安泊於昏惡則
理氣殊實心性異致凡前後論說辨證多不勝述而
先生爲學節度有可相參互者矣湖中多士薰襲德
義華聞藉甚歸樂堂李公晚成以巡撫使啓于朝
曰李某以經學名世身造其家與之酬酢觀其言貌
辭氣可知其所存况湖右髦譽莫不推重請令選部
獎用爲學者勸焉於是特拜 莊陵叅奉不起時先

生年纔三十四後六年薦爲世子侍講院諮議於是異趣者有以先生年少進驟論覆以難之趙公道彬權公尙游李公秉常黃公奎河趙公聖復疏辨其不然丙申再除諮議上章辭批曰向來臺言非出公心不必爲嫌丁酉除宗簿主簿乙巳拜懷德縣監先生爲養親膺命入侍問爲學之要對曰學問本末惟知行而已一事一物之理固所當知者日用身心倫常綱紀上必先直截理會此致知之大致一善一行固所當盡誠意章大旨即好善惡惡就修己言則天人理慾之分直截剖判就治人言則好善惡

惡之際眞實用力此力行之大致爲學而不先其大致非學也此孟子所云先立其大者上傾嚮綦重曰聞有老母今姑出送而早晚入來當與共講學勿爲過謙及赴任殫心民隱承弊易變舉軍田兩政論報道伯道伯不聽施先生曰吾不能拯民於水火何可久居此乎未半歲而賦歸左議政閔公鎮遠薦薦先生經筵官仍請招徠專心輔導曰如李某之通邁學有淵源允合茲選三降別諭恩禮隆摯先生因辭疏進立志爲學之論曰今要充四端復萬善夾敬義而達天德者其基不先拓於方寸則聖域之邃王

道之隆其獨坐談而獨致乎又曰治道非小事也而周子曰純其心而已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所謂文武備具牧民御衆之才亦當不感而孚不召而至寧患乎無人哉仍痛辨遂菴先生被誣承優批丙子除忠清都事兼海運判官又除翊衛寺翊衛并呈遞先生感激 恩遇將以言代身草疏累千言極論勉 聖學進君德陳義納忠懇懇敷達疏未及呈而遽已捐館是爲齎恨千古者也檢討官黃公梓因 召對啓曰 經筵官李某以山林邃學曾經諮議之職晚受芻牧之任 朝廷之禮待士林之期

望莫不聳動其學可以有用於世而 經筵成就之貴將在斯人以前後 別諭見之亦可見虛罅之聖心而遽聞傾逝乃如之人何處可得死生之間宐有優異之典且聞家甚貧窶無以庀喪請 命本道賜助以示悼惜之意 上曰予漠然不知今聞此言以平日思致之意不勝驚悼凡事貴在實心以其山林之人不欲以爵祿縻之蓋爲非其願而縻之反有乖於禮待也今若贈職於身後是生死異禮非誠心相待之意 特遣禮官致祭喪葬之需令本道優給於是朝野襟紳悼盡感激有以知先生固窮力學不

苟爵祿之實有以上徽 宸極如是也至 正廟丁酉 贈吏曹叅判成均館祭酒用季子推恩也 純廟壬戌中外人士次第倡論以先生道學之正建白于 朝加 贈吏曹判書取道德博聞以正服之二法 贈諡文正妥享于溫陽之巍巖書社於是畿湖士林又益知先生道學之盛終有以食報於天如此於乎盛矣先生諱東字公舉 英宗丁未閏三月十四日卒距其生丁巳六月二十三日爲五十一五月葬于本縣榆谷辛未閏三月丁酉遷于巍巖里北麓乙坐李氏系出全義以高麗開國功臣太師諱棹爲

鼻祖九傳至寶文提學諱翊移籍入 我朝有諱韞文科判軍監事 贈吏曹判書高祖諱崙軍資監主簿曾祖諱振門僉知中樞祖諱璞全羅水使考諱泰亨進士壽階副護軍妣慶州李氏司正濊女本生父諱泰貞郡守母全州柳氏僉樞曼女有二配皆坡平尹氏元配生先生一年歿先先生十二年繼配生後先生十七年歿後先生三十六年并祔墓左男四人觀炳進士頤炳郡守師炳叅奉鼎炳武科副摠管女二人適宋得相韓洞孫男彥胄女具大遠觀炳出勉冒憲胄建胄薦學行廣興倉守頤炳出潤胄聖胄

正胃師炳出遠胃近胃武摠管同樞邊聖和黃仁綏
訓將白東遠妻廖子晚胃鼎炳出曾玄以下不盡記嗚
呼先生以間世英豪之資得大賢爲師窮探性命之
蘊爲斯文真傳進可以發揮運用致尊主庇民之功
退可以沉潛闡釋居修辭立誠之業而享年不永夙
充其器量惜哉然其妙道精義之發亦可以藉手而
見往哲樂泉宋文元公雅言巍巖心性諸說見得甚
透說得甚快大有功於後學恨不能九原復作以開
今日羣蒙在先生爲朝暮遇而子雲堯夫不必俟於
後世也直弼曠世慕服義不敢以癯廢辭盥手而爲

之銘曰

於休文絕粟尤嫡傳載瞻門墻濟濟羣賢泉西之醇
冠峯之特推老先生俊偉卓犖侔高狀明不爲時楷
自信不疑以玩以樂未發善惡人物偏全衆互前訓
如執契然名言在茲大本斯立歸依紫陽奚待卒業
聖朝崇儒祖孔禰朱聖學昭揭洛步閩趨沿流溯源
始服其正若稽典謨道心恒性舍則傍歧崎嶇百端
盍遵此塗履坦蹈安允矣先生一代儒宗有辭斯文
吾道在東煌煌 贈誥報施斯隆巍巍溫麓他他玄
肩爰揭石章昭厥聲靈勗哉譽髦是則是程

大司諫 贈吏曹判書楊庵李公神道碑銘序
嗚呼我 英廟初元務以調停平蕩為息朋黨之策
而一種觀望圖進取者以混忠逆齊是非宛轉容悅
為事士大夫持論清峻屢躡屢起必欲辨 君誣而
定國是者前後相望幾乎如宋之黨籍 明之東林
而若楊菴李公始而徊徨塗晚又進立臺閣介然
一節之死靡悔無愧為頽波之砥柱昏衢之明星於
乎懿哉公諱存中字敬以號楊菴 英陵別子廣平
大君章懿公諱璵為始祖是生永順君恭昭公諱溥
以勳勤繼為不祧之宗自是簪組蟬聯至高祖諱迺

掌令

贈左贊成曾祖諱重輝郡守

贈領議政祖

諱濡領議政惠定公配食

景宗廟庭考諱顯崇庶

尹 贈吏曹參判妣南陽洪氏吏曹判書諱受瀨之
女 贈貞夫人公生于 肅宗癸未九月二十八日

幼秀朗異凡經史寓目輒誦夢窩金公疎齋李公玉
吾齋宋公咸稱以國器已及赴南省試入格忌公者
以冒占目之公夷然不為意後八場携硯墨坐其側
談笑如常其人愧服間從陶菴陶谷諸賢講究微蘊
多承印可乙卯中司馬兩場壯元旋拜 貞陵參奉
轉翼陵奉事除翊衛司侍直移內侍教官陞主簿佐

郎丁卯拜金城縣令戊辰遞歸拜翊衛司司禦出入
書筵多所啓迪庚午以陝川郡守擢三日製又魁
殿試梅軒趙公賀曰李某三場壯元 殿下得賢臣
臣亦得文衡可傳者矣時趙公以論議峻厲爲時所
忌而推公如此時議又忌公不已曰是必壞破吾蕩
平論者例陞通政除驪州牧使未幾而遞除兵曹叅
知拜同副承旨 在院中與諸宰語有論尹公心衡去
孰當否公曰斯人難進易退自有操執非他人所可
勸沮吏判金尚魯大言分義安敢如是公笑曰公所
謂分義見於何書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義苟當去斯

速去之何傷於分義苟如公言鄙夫之患得失趨走
爲恭方可謂盡分義也慨然謂人曰三十年蕩平之
論病國滋甚辛壬餘孽尙道王章此正危急存亡之
秋苟當言地吾不可怵禍而不之言及拜大司諫上
書略曰戊申凶黨之醞釀久矣始張於己巳而轉激
於辛巳含憾於丙申處分而馴致辛壬滔天之禍乙
巳初政豈不嚴正而大隱巨魁久稽天誅向日合辭
之論實出於爲 君父討亂賊而隨發輒停必欲較
勝然猶不敢顯肆伸救彼李宗城右袒凶魁少無忌
憚推薦引用如恐不及夫爲國之要專在於培養名

節風教以之扶植綱紀賴而維持今名節先亾廉恥
交喪一國如狂惟利是趨居廟堂者以固位要寵爲
命脉逢迎承順爲身計臺諫專事含默庶僚只圖餽
餽列朝之所培養者掃地盡矣 邸下所以倚任咨
訪矯揉世道只在輔相之得其人而大僚素無見識
全用權術中年患得之心用作脅世之資班行之叱
罵播紳廟堂之歐逐朝士凡在瞻聆莫不駭愕兄居
鼎席弟處銓地聲勢相應表裏交濟外假公平以階
發身內藏機括籠絡一世勢利所驅趨附日衆釁尤
層積公議怫鬱或恐他人之議已愈欲言路之拒塞

臺臣斥補遠邑諷語至發政席人畏其陰中之禍舉
相爲戒曰寧負國家不敢負金氏風聲所及習俗大
變噫名節盛衰專繫臺閣而今日臺閣之權歸於宰
相培植布列無非巽軟附己之類稍欲自立詬辱隨
至疑亂 天聽一斥不復姦姍成風氣節消沮苟欲
扶植名節挽回世道則金尚魯兄弟亟加斥黜以示
好惡前後以言獲罪者一僮甄叙以勵頽俗斷不可
已也又論良役之爲弊戶布之當行而繼之以節用
愛民之義縷縷數千言憂深慮遠可舉而行疏入二
日 特命八侍 上曰予以爲俞祭入來矣汝有臨

年老父大訓常訓之後顧安敢若是對曰憲妄觸忤
非不知取禍而世祿之義諫官之職目見國事之日
非不敢隱蘊至於大訓常訓卽 殿下自定之義理
也臣書則自辛壬戌申禍變所自來者言之與大訓
常訓有異矣 上曰金尚魯之斥補臺臣及政席諷
語何謂也公曰李敏坤欲論尙魯故出補遠地且尙
魯於政席大言於人曰臺諫受點違牌圖遞爲上此
亦拒塞言路之計也 上責以越視大訓凌辱大臣
命投畀巨濟府倍道押送尋遇赦典嶺伯閱公百祥
置公於稟秩有中沮仍置之後閱公以諫長言事竄

巨濟而 上命移公於濟州蓋惡其言議相同而欲
分張之使不通聲氣也公受 命行到康津發舡入
外洋波濤大作有一龍踊出船頭尾角崢嶸風雷倏
歛人皆震掉失色公獨夷然逼視曰古人牛渚燃犀
潮陽逐鱗比吾所見何如哉到謫廬讀易不撤曰程
夫子涪州一行著得一部易傳吾少時讀易未熟如
非謫居何以得此士有越海請學者講論不倦已而
庶尹公捐館于京第 特旨許歸葬葬畢又命還配
公自是冤號傷怛不復有人世念每朝夕及朔望節
日設飯羹于卓上北望號泣居停茅屋不肯修葺曰

罪人所處如是足矣癸酉蒙 宥歸宮村墓下族黨
鄉里之外并不肯延接料理園圃重修社倉法條約
詳密鄉戶賴之知舊撫公必欲自廢多方攬撥服闋
除禮曹叅議勸起百端公上書辭曰臣立朝爲不忠
之臣在家爲不孝之子人道絕矣天理滅矣尚復何
顏自廁於橫目之列乎今臣所以自靖之道惟有托
身松楸將護病母永爲 聖世之棄物以畢餘生而
已書上數日 上猝然教曰明日有大處分如有不
叅者以無臣節論公以爲此 教非常不可以平日
處義自畫一出還藏以遂初服可也乃入 俟班

上聞之喜動天顏曰李某出乎始知爲君之貴矣公
在班次有以時相意來探曰今日事豫費消詳自
上若以某事下詢則事將不測何以應之公正色曰
天若祚宋必無是事設有之在廷諸臣萬口同聲極
言力爭而已所執者義理雖死何愧於是諸議始定
上亦燭其狀旋下罷座還宮之命蓋知公所執必不
可回也卽歸鄉廬不復入闈闈乙亥丁繼妣村夫人
憂哀毀逾禮幾滅性戊寅大提學南公有容將舉公
貯代而以公資歷之淺先差承文院副提調公以首
薦獨得準點入啓 上震怒曰曾有以堂品爲此者

乎右相申公晚曰李植末相琦亦以堂品準點矣
上遂下點於次望金陽澤曰李某堂品何可擬之於
亞卿之上乎 御筆抹圍公圈書批旨於圈下曰雖
抱韓柳之文三十載苦心宐守蓋 上意欲全公晚
節而亦或有爲公嗟惜者矣公晚年多住江郊以巾
服杖屨遨遊山水間或以扁舟沿洄上下一時名德
諸公有趙悔軒吳月谷南雷淵而最與尹公心衡李
公台重金公時粲文詎左篤有遺稿五卷藏于家編
輯諸昆從酬唱爲三珠樹九卷以辛巳七月三十日
考終于阿峴里第訃聞 上驚嘆曰時人未必無黨

心今於斯人之沒亦必有欣然者矣九月葬于光秀
山庚坐從先兆也配貞夫人豐山洪氏同敦寧重福
女端莊貞一有女士行先公十一年沒附左舉一男
一女男義弼左叅贊女適大司憲趙德成庶男義輔
庶女適尹勉順義弼系子祺淵孫寅文義輔子祿淵
祿淵子寅誠寅誠寅訥丙申 正廟曠感公先見之
明白靖之正 特贈吏曹判書大提學以獎之又
徵覽遺稿臨筵賞嘆嗚呼公之謙退隱約秉執扶植
不盡著明於當世者庶其無憾於九京而有辭於百
世也直弼已自髻齠服公名義風節爲當世之第一

流及誦其詩讀其書益知公之爲公雖爲之執鞭而
不辭寅文謁麗牲之文屢辭以非其人而惘誠彌篤
亦不敢贅判其言以爲公盛德之累謹爲之銘曰
憲憲李公肇宗分玉如漢二獻冠冕公族爰及惠定
紀常成績惟公繼聲卓爲幹式砥行立名本之文學
笙鏞黼黻厥施將博時運陽九風節自激百世不惑
辛壬忠逆冰炭薰蕕混之不得 先王達權期同矢
的口舌代鉞懇曲諄復貞臣諤諤不憚論覆嶺海相
望後車前軸公挺其間夷險靡擇尺疏叫閤辭嚴義
確朝陽鳴鳳瘴海吟鵬逐臣夏遠指彼潭鹿有鱗之

而來護我舳如感公誠龍蛇化亦及 宥而歸義甘
家食 先王曰咨汝忠予識表汝一節屈我三尺于
郊于沙俾汝休息 俟班暫造機牙間作有逆探者
伺我顏色竟未近光莫效惘惘退守東岡不拔介石
時叶貢趾望違拭目浩然長逝九原難作隱盡有
教馳贈有爵生順沒榮耿光有赫恤恤堂芥光秀之
麓徵我銘章古之遺直

刑曹判書諡定獻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士大夫以不失身爲貴舍是則無以自立不佞傷今
之世聲利滔天名檢掃地思得昔人徽蹟以風之而

不可得會府使趙君秉憲與其弟秉憲以其高祖尚書公行狀示不佞托以麗牲之文不佞擊讀而歎曰是可以警醒頽俗其可無筆遂爲之敘曰公諱榮進字汝揖揚州之趙胄于高麗判中樞院事諱岑入本朝有諱末生頌中樞諡文剛以德業世家七傳至知敦寧昭敏公諱存性生刑曹判書忠靖公諱啓遠爲孝 顯兩朝名臣再世俱 贈元輔忠靖有子諱禧錫郡守亦 贈領議政是爲公會祖也祖諱泰彙郡守 贈吏曹參判考諱奎彬府使 贈吏曹判書判書公娶驪興閔氏判書忠文公鎮厚之女以

肅宗二十八年癸未舉公臨媿忠文公有圓玉夢仍命小字生質沉重文藝夙就時值辛壬之禍從祖忠翼公以建 儲大臣首及焉公隨判書公晦身湖海杜門廢舉甲子中司馬明年筮仕除義禁府都事濟用監奉事轉司宰監直長換宗簿寺用 璿源譜略都監勞陞主簿移東部都事戶刑兩曹佐郎轉刑曹正郎出爲大邱判官未赴調永柔縣令陞載寧郡守賦歸卽授南原府使兩邑聲績茂著俱蒙陞叙之典丙子擢文科連除司諫院正言獻納侍講院弼善輔德知製 教太僕樂院正嶺南灾傷敬差官講書院

左翊善己卯以世孫冊封都廳勞進階通政拜兵曹叅知叅議嘗侍衛上獎公儀表魁偉曰爾貌恰似故判書判書卽閔忠文也公嘗以戶曹郎差肅廟御容模寫都監卽以奏對稱旨累褒以宰相器及莅禾柔以飭戎械完連穀聞上嘉之曰其人予所知也本縣駐蹕處有所修戢故書其名使之鐫刻其恪勤可尚及唱第上曰知爾久矣尋當召之仍勉以盡力救民時南原大侵方設賙賑故也自是眷遇綦重特除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至右副後累拜尋除司諫院大司諫戶曹叅議庚辰充副价赴燕

計程留館裁之以法一行整肅還朝復拜諫長旋拜刑曹叅議辛巳以仁顯后禮陟回甲上幸驪陽舊第躬審聖母所御之室特拜公漢城左尹以忠文公外孫也公以中批特恩非聖世美事懇辭尋拜都承旨歷禮兵曹叅判提舉承文院出爲黃海道觀察使始上以聖母所御室詢及公公舉實仰對而媚嫉者剗誤達之說嘆臺官李鎮恒等捏成罪案請勘上燭其誣欲仍之未果敘拜諫長同知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壬午拜咸鏡監司不赴特除司憲府大司憲連拜刑曹叅判知申臨筵累

舉公被論事昭晰備至甲申 特命文純公朴世采
從享聖廡承旨李得培覆難被 譴公以都憲上疏
曰從祀之舉實爲莫重之典內自館學外至八道同
聲建請然後乃始見許而今 殿下遽然斷行終有
欠於重事體之意則承宣之所陳達寔出於有懷無
隱而大加摧折至 命譴罷恐非優容之度幸加三
思亟收前命 上不賜批還下仍降 嚴旨特罷自
是 上益怒及禱雨北壇公候於門外 上曰予之
煩惱專由於爾爾何敢抵迎 命削黜戊子以知申
爭賊臣光佐等復官之 命己丑復拜同義禁自是

累忤 旨罷削相續及庚寅擬京畿監司末望 上
下點教曰久滯矣予不用誰復用之未幾遞拜同知
敦寧府事辛卯復除都憲合啓請洪鳳漢罪 上獎
之以樹立仍 教曰趙某是誰之外孫特爲加資公
長子昌達曾爲侍從公以年至將推恩是冬先期進
資憲壬辰春拜知中樞府事入耆社皆異數也連拜
知義禁都摠管內醫提調刑曹判書時公從祖弟叅
判榮順以光佐諸賊事抗疏激 上怒至發一律之
啓公惶蹙不赴班 教曰秋判亦護黨而然乎 命
削職癸巳以 聖壽八旬推 恩耆堂陞正憲兼知

梅山先生集
春秋館事提舉歸厚署重拜司寇 諭曰卿筋力尚強又知卿確秋曹事專畀之卿其勉哉乙未特加崇政階每用耆堂恩蒙食物表裏之 賜者指不勝擣是年十一月十日考終于本第享年七十三訃聞上震悼曰惻惻之人愴悼曷已輟朝致賻如禮 御製文即日脩之曰竭心誠忠一片質實哀榮之典於是焉備矣丙申正月即藍浦三溪夫人權氏墓右庚坐而窆焉 當宁癸卯太常議上純行不爽嚮忠內德二法 賜諡曰定獻夫人貫安東左叅贊孺女也貞淑端莊克配公德後公一年生先公四十年乙卯

卒 贈貞夫人有三男一女男昌達大司諫光達郡守祥達都正女適士人徐道修庶子東達生員章達進士貞達女適李長衡昌達男鎮大郡守女適叅判金會淵庶子鎮一鎮三鎮五察訪鎮七生員光達男鎮順承旨女適生員李度儉祥達男鎮鼎庶子鎮柔徐道修男有積僉中樞有稚有程二女李鍾直金基協俱進士東達男鎮翰鎮源鎮中鎮昉章達無子子鎮中貞達男鎮教鎮弼鎮恒李長衡男九晦生員新晦晚晦用晦鎮大男毅淳正言最淳監役厚淳頤淳縣令女 贈判書李英紀鎮順男鍾淳府使弘淳都

事女郡守洪若謨李象秀鎮鼎男仁淳興淳女牧使
李羲升金迪淳曾玄以下支嫡蕃衍不可勝記公天
資敦厚器局宏偉居恒峻整若不可犯而及其接人
真率和易無少修飾而見人不是輒面折之亦不復
置懷識量弘遠城府洞達遇事坦然信心直行至義
理可否確然有不可奪者冲素之操謹慎之度訓範
刑于家忠勞著于國者壹遵乎忠靖忠文事繼妣柳
夫人盡孝人不知不出於其腹皇考居鄉產業剝落
而公養志承顏不以有無及親間常痛祿不逮養塚
飾家奠極殫誠力或言其過公曰後之替引在子孫

賢否耳詎可逆料而儉其先乎遇弟妹親愛無間待
親戚曲盡恩義皆孝之推也諸胤有過失罔或寬恕
雅尚儉約家無珠玩是爲公躬行實踐貽厥後昆者
也公雅志丘壑築室于臨陂之西湖將欲歛退依近
松楸用圖畢命而 聖筭隆邵未敢告歸嘗述思鄉
詩以見其志云公任都憲十五其論君德時政生民
休戚者甚多雖值 上意激惱輒蒙 虛受亦由公
陳戒真切至誠孚格也壬午夏 上行徽寧殿酌獻
禮公以知申奉 命往復于 春宮至被譴罷事有
至難言而處得其正故 正廟燭其實於公後承仕

宦加以 特恩者多豈無所本而然哉公承藉內外
名德地望高華趨楚時彥器業可以需世文術可以
煥猷克紹前緒是世所期望而蚤閱世禍晚占科第
雖位躋崇班而其異乎旅進旅退者幾希且 元陵
季世邦明分黨其血幾乎玄黃人無不朝齊暮梁而
獨公靡所染跡超然於標榜之外雖致見忤者從以
媒檠驅納於獲阱而公不以得喪榮辱累心以故滄
桑百變風波顛覆而公則自在孟子云守孰爲大守
身爲大公實有焉 英廟之眷顧靡替 正廟之記
念不置者不亦宜乎於乎休哉銘曰

趙在吾東卓爲世胄秀氣盛祉鍾美享祐公振家聲
有大厥受胚胎前光亭毒斯厚左右 元陵聲庸夙
茂滿腔誠忠遇巷我 后世運平陂見幾自守詭不
肯隨利不爲疚確乎其志矢不自負玄默閔夏史多
闕文延頸願死公心如焚處變得正未敢索言滯難
抗章士論倣尊外厓氣宏內篤行淳晚契彌隆公愈
臃腫壽域風雲黃髮 君臣終始一節保明其身未
忍便訣投老林壑有詩思賴可續永叔後承昌衍簪
笏赫寫遺羸詩禮儒珍範俗流屢法由公醇德藍
田之山光氣紛郁有宰其封有崇其楹最其大者式

昭斯銘非直昭公永禪世程

吏曹判書致仕奉朝賀謚忠憲趙公神道碑銘

并序

嗚呼 英 正兩朝士大夫崇名節重言議蔚然爲
盛際而往往懲吹禍故列方爲園風習一變時則有
若奉朝賀忠憲趙公獨能植立不撓終始一節如顏
波砥柱不隨遇而變轉尚論君子方之於唐之顏魯
公宋之劉元城而存沒哀榮 恩禮不衰則此又顏
劉二公之所不得於其君者嗚呼其盛矣哉公諱重
晦字益章咸安人入我 朝有諱悅官工部典書其

孫諱旅與金東峯諸賢自靖於 端廟禪受之際廟
食於咸安之伯夷山至孫諱舜以讜言爲戊午名賢
其孫諱堪與牛溪成先生爲道義交後有諱鎰平市
署令於公爲高祖曾祖諱逢源同中樞執德剛方爲
尤菴宋先生所推重祖諱楷官郡守三世推 恩
贈職如例考諱榮福叅辛丑建 儲議爲凶黨所竄
逐官至開城府留守妣延日鄭氏圃隱先生後叅奉
纘憲女 贈左贊成貞敬夫人以公貴也公生于
肅宗辛卯九月十八日幼厚重有德器學於陶庵李
先生先生期詡慕重教以爲已大致二十六舉庭試

乙科入侍講院爲說書上疏論 元良導迪之方已而入翰圈以召試非令典獨不赴被 嚴教癸亥爲司諫院正言欲出而論事恐罹禍貽親憂低徊不能發已而得母夫人旨抗疏痛論私廟 臨幸事曰以宗廟之重展拜享祀尙有定制而今於私廟不燁煩數有司未及請不時奠酌必具三獻禮節有礙且非郊社 陵廟而離宿他所瀆祀任情非所以慎 先憲也其論使行事曰 列聖薪膽之志百世不可忘雖在皮幣黽勉之際常存忍痛含冤之義今瀋使之還乃有 恩數罔極之謫而恬不知恥至於賈來金

字筆儀仗鼓吹以迎之又請以所賜弓矢爲 法駕儀衛雖幸 殿下不賜允許而其爲奉使辱國則大矣 上震怒六日不視朝公席藁待罪凡十八日人皆謂公必死陶菴獨云理直則不死益章必無事黎胡朴公亦上章伸救有趙台祥者疏斥公逼憾 聖心請勘其罪 上命下台祥於獄而公則只令刊版於是公直聲動四方公自是屏居江上不履闐闐者五年大臣有因 筵奏微諷曰人君容直爲難少有拂意或刊仕籍殊非 聖世事 上曰豈指趙重晦乎特命蕩滌時適弘文錄成承旨讀奏之至公名聲

稍低 上笑曰予豈以前事芥于心耶弘文錄無則
已有則趙某不入當誰入拜副修撰陳䟽自引蒙
溫批感激出肅居玉署最久多所納牘時三司請追
奪逆臣李光佐趙泰億官爵而 上靳持之屢下
嚴批公進伏言此一國萬口同然之論 殿下每以
網打一邊疑之臣實憫焉一鏡教文至凶極僭而大
臣視爲尋常終不肯明正其罪其心亦一鏡耳而
殿下每以提起門生國老等語爲罪 殿下苟缺
聞此語則無寧以四字凶言爲辭而討之 上怒削
職未幾敘拜獻納兼侍講院司書時逆賊致雲以罪

惡停望於吏曹而 上命擬承旨叅議尹公汲不奉
承斥補洪原公進曰人臣有所執君命有所不受若
輒變所守惟君命是從則非所謂以道事君也大學
絮矩惟明好惡而已彼致雲卽一媚嫉之小人亟宜
放而遠之不與同國銓官之不擬乃其職矣而 殿
下斥之臣竊慨然 命特遞自是有除皆不出後因
辭校理上書論李壽鳳事曰壽鳳荷 恩歸養亦未
有職責而突然冒出陰售黨伐在昔 宣廟朝東人
謀陷善類先攻三尹而朝論遂潰黨禍大作今壽鳳
逞毒甚於東人而大臣不一言開陳以贊聖讒之明

願 邸下浚思遠覽痛折抑之 大朝命入其書連
下 貴教公不自安乞養出監殷山縣一年八爲修
撰兼春坊贊讀時 上有激惱事以辛丑代理時所
遭危辱至慟在心 幸彰義宮雪中露立 辭教多
不敢聞公出班奏曰臣伏見 御製自省編有曰保
有今日 皇兄攸賜又有曰辛丑冬事思之凜然而
皇兄視予無間臣每讀此三復流涕夫以 兩聖友
梯無間如此而曩獍輩譁張罔極乃 殿下過自貶
損有此過舉非所以示大公無嫌也 上爲之改容
公在堂下官十八年至是陞通政拜承旨歷兵曹叅

知大司諫出爲尙州牧使時歲大飢賑口至萬二千
營餼穀二千斛無以賴活乃捐廩割俸鳩穀以哺之
營穀之在州者簿帳浩多道伯欲翻作取贏公以與
民爭利執不可遞歸歷兵禮曹叅議大司成庚辰丁
鄭夫人憂壬午服闋以承旨侍晝講 上曰此予建
儲時秉筆承旨之子今又以承旨入予甚愴懷向者
大臣有氣豪語承旨駁之其言是矣其公心予豈不
知乎後 上御徽寧殿公免冠伏庭下涕泣請死
上震怒命竄黑山島旋即還寢已而 命撤 世孫
供上出處于外公爭執請移處時 御所供上如例

上雖不之許然 命公奉傳教宣讀公久立不敢讀
上震怒辭旨截嚴公嗚咽曰十四年臣事之地語有
不敢聞者惟願速死而已後數日進曰自古國家有
事變必有投間抵隙乘時窺覷遂爲亂階者願 殿
下深留 聖意教養 世孫日後凡事務從豐厚無
一毫未盡處居數日又下 嚴旨竄茂長懸旋下給
牒敘用之 命曰向所奏投抵之云潑有識慮可謂
有功於國家矣後以承旨奏曰目今紀綱頽廢廉耻
壞傷專由於委任不久浮競成習殆 殿下有以致
之端本清源立經陳紀崇獎廉讓庶少回今日世道

矣 上遽曰浮囂躁競豈予所導耶已而又 教曰
承旨言是移拜兵曹叅議出爲寧邊府使府爲保障
重地而積儲糶如糜宇摧圯及至繕修庀椿百度俱
舉釐武隊紓民瘼至今賴以完固後二年遞歸爲諸
曹佐貳間出牧揚州及爲承旨入侍 上曰予猶記
某年之言當時滿廷諸臣皆如蒸栗無一人開口獨
趙某有十四年臣事之說使前此有如趙某者一人
時事豈至此乎舉直錯枉宜先此人公退謂家人曰
吾當時一言不過盡吾分耳今乃有過當之 教吾
若復出是自處以直而歸枉於人也自此一意退避

而 上不許庚寅陞嘉善拜開城府留守明年入爲
漢城府右尹都承旨吏曹叅判不膺 命爲忠州牧
使旋寢壬辰陞資憲 上教曰烈風勁草趙某之謂
矣時逆臣鄭厚謙愬于 上復辛壬三逆魁官爵大
司憲趙公榮順上疏竄絕塞公拜都憲將救趙公
上聞公詣閣 命遞公職公爲終身恨後拜東銓
敦勉暫出行政歎曰俗習已滯物情難平吾其止矣
遂引疾得遞後以知 經筵入侍 上教筵臣曰趙
某只有本心無一點虛偽古所謂宦妾不知名趙某
有焉丙申 命 世孫代理後奠酌于關侯廟將以

甲冑行事公以宗伯上書言不可以 貳極之尊下
同於韎韐遂以法服將事已而陞崇政拜判義禁府
事是歲 英廟賓天 正廟嗣服有湖儒希當路指
議建院以洪啓禧配陶菴李先生公時觀察咸鏡道
臨行上疏曰臣師文正公臣李緯於先正臣宋時烈
雖不由師受而一生尊仰若洪啓禧雖出入臣師之
門出處言議動背臣師臣師憂歎嘗以長書切責而
啓禧拔之於遺稿故諭善臣朴聖源往復爭執則啓
禧卽臣師之罪人也今若位臣師於啓禧之上以接
先正之統此斯文之阨也 上下優批許以爲師苦

神道碑
心時北方大侵公到營措劃移粟捐廩賑賙糶貸各
適其宜民免捐瘠城中失火連燒五百餘戶公給糧
助材得以安堵舊例出錢買布給戍卒官吏舞弄存
其名而私其剩公命與之以錢厥弊乃息丁酉還朝
時逆臣洪國榮用事專擅納其妹爲嬪號淑昌宮設
宿衛所于禁中脅制朝紳一或抵觸機穽隨發公婿
洪樂彬國榮叔父也家近 關外屢懇公一臨公若
無聞也宋德相膺 召詣京文驩國榮公以書諷之
曰山林之士不宐苟合當路今當路者年少輕佻不
可用一也朝夕 御膳不可自外進供二也宿衛所

當輟三也淑昌宮問安當廢四也宜一一爲 上言
之不然可以去矣後國榮敗德相亦死然公不自言
人無知者後有常窩李公敏輔輓誄出而始著聞於
世公既淩去就除拜皆不出 上將大用拜吏曹判
書公曰吾已浚一退何可變也庚子以七十入耆社
引年乞休章四上得致仕 召見宣麻 命扶掖升
降壬寅四月三十日卒壽七十二訃聞 上大傷盡
隱卒有加 教曰重臣確執不獨決退一事也 命
不待狀議謚慮國忘家曰忠行善可紀曰憲以八月
葬于竹山縣朔寧山下高峙洞坐坤之原配完山李

氏左議政文貞公觀命女先公一歲歿端莊慈孝宗
族咸誦舉三男二女男長景鎮府使出後伯父次秉
鎮早歿次厚鎮郡守二女適洪樂彬李集培景鎮男
漢涉秉鎮無育系子澣縣監厚鎮男澣文科 贈直
提學滋澆縣令澣子元植都事寬植允植涉子命植
中植澣子忠植承旨憲植愚植恩植進士澣系子龜
植校理澣系子教植澣子龜植出系系子中植餘不
盡記公姿性重厚內行純篤恒言存其誠庸行不違
敬立心制事粹然一出於正立朝本末磊落光明歷
事 三朝直道而行雷霆震盪之際言人之所不敢

言而孚信積中上結主知 恩禮曠絕殆易所謂王
臣譽譽匪躬之故歟往哲云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又
云事事尋求一箇是公實有焉直弼生也晚罔及納
床下之拜然竊從前輩名德聞慕公大節夙矣承旨
君命不佞以牲石之文未敢以瘖病辭者以托名爲
榮也銘曰

允矣趙公展也邦彥履險如夷一德乃顯 元陵之
世建極爲治將納于軌有平有陂公言侃侃公色肫
肫有藉其手壹是誠悃鎮我危疑翼我詒謀呼吸風
靈運幹斗樞此其大節人莫敢言請述其餘以徵斯

文襄泉奉教先立其大出而揚廷激仰志槩 聖孝
靡逮或疑豐昵囊封一言以禮爲節西价辱 命媿
古彤盧介立陳辭大義是扶武廟爰拜易我 哀冕
王曰嘉乃賴一言善 王曰宦妾不知乃名煌煌華
袞疇敢改評彼哉匪人敢托門墻臨行一疏嚴立隄
防鄙人加額司馬起洛公矢厥心不改其確河南高
弟元祐完人歷選并世摛與擬倫嘉樂令終 恩禮
有加太常節惠慮國忘家擇嶺寧岳恤恤玄堂我銘
其列昭示無疆

碑

松潭祠廟庭碑

戊申

維梁山郡之西鷲嶺之麓有廟巋然古忠臣白公祠
也公諱受繪字汝彬扶餘人生稟異質慷慨有大志
歲壬辰讀書山齋倭寇卒至遂見俘渡海迫令屈膝
公憤罵不絕口以死自矢賊怒囚公于幽窖者三月
而終不撓涅左臂十字曰寧爲李氏鬼不作犬羊臣
賊又向刃以脅之公引頸曰速斫我賊具湯鑊若將
烹公笑赴曰是吾願也有蠻酋止之曰此天下義士
也曷可無名而殺之乎羣倭莫不敬服時公年十九
九歲竟完節而歸遠近全集求見涅字噴噴吐舌及

光海政亂羣醜發金墉之論通諭八路剋期治疏公
痛哭曰天下寧有無母之國乎裂而投之觀者色變
而公則夷然 仁廟改玉大加獎詔 命除官甲子
拜司饗院叅奉不就旋拜禮賓寺叅奉肅 命而歸
戊辰應 旨上六條疏其一言功臣貪縱其二論仁
城之寃其三言緣坐中寃枉者宜稍疏釋其四言母
以偏黨取舍其五言御營軍保之非古制其六言戶
牌軍籍之弊其言鑿鑿中竅而被喉院所却不見施
用惜哉庚子又因 筵臣建白除自如道察訪奉公
勤約殘郵用蘇享年六十九而卒于壬午二月二十

日墓于郡北洞卯坐一鄉髦士具公節義聞于 朝
顯宗庚戌 贈公戶曹叅議 旌其閭曰忠臣之門
肅宗丙子郡守曹武勛建忠烈祠于郡城之東丁酉
移建于舊宅之上 賜額松潭公美風度鬚眉踈爽
城府洞豁居恒恂恂不以標格自高而志氣骯髒剖
析是非如斬釘截鐵蓋全節殊方百死不悔如蘇武
潔身昏朝用扶綱常如董養抗章極言觸犯忌諱如
陳東歐陽澈斯爲公三大節有一於此樹立猶卓爾
况兼之乎公生長遐陬未有師友切偲之益而其所
造就者如此豈無學問而然哉嗚呼能守鐵石之澁

衰勵松栢之雅操見貞心于歲寒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蹈白刃而不顧者皆無所爲而爲真忠烈秋霜精貫白日綽綌之榮俎豆之奉詎不宐哉昔朱夫子於山僧衛卒之立懂者猶爲之表章况如公之一節終始有重於泰山者哉遂書此俾鑄于麗牲之石

正統祠廟庭碑

正統之名何所本本諸春秋故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來也正統所以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而斯文亦有居正大統孔子集羣聖而大成朱子集羣賢而大成九菴宋子集羣

儒而大成大成者爲正統也价川郡有山名正統處士玄鳳謙奉左菴遂菴兩先生真像于家塾其子在默在德創祠於正統山下九菴爲之主而遂庵配焉三山李文敬公台重名其祠曰正統手書而贊之常窩李孝貞公敏輔又述文而張之始終近百年而廟貌成齋室庖湏俱備儼然一費制也鳳謙從曾孫膺洙近洙與一鄉髦士謀樹碑于廟庭謂文于直弼直弼義不敢辭援筆而敘之曰九庵先生諱時烈字英甫恩津人丁未生 寧陵盡禮聘召官至左議政致仕 明陵己巳受後命甲戌 上大悔悟復先生官

爵又 贈諡文正 元陵丁丑配食孔子廟 健陵
戊戌配享 孝宗廟庭 命建大老祠于 寧陵之
傍用寓一體祭祀之義先生際遇 孝廟身任天下
之大經逮夫中塗泣弓事無可爲則退藏于華陽山
中而猶惓惓於世教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己責開先
聖之道闢異端之說俾我左海一區知君臣父子之
倫免夷狄禽獸之歸者卽先生賜也功化之盛孟朱
後一人也遂菴權先生諱尙夏字致道安東人辛巳
生舉遺逸亦拜左議政不起辛丑卒旋被土禍禍及
泉壤 英宗乙巳復官 賜諡文純始尤庵臨終托

後事于遂菴曰學問當宗朱子事功當述 孝宗志
業申之以直字之訓遂菴傳習師教倡明正學及
皇朝屋社之年甲申建萬東廟于華陽洞祭 神宗
毅宗兩皇帝遵尤菴遺志也興復之計歸此廟食於
戲悲於丁酉幄對于 溫宮舉斯義仰勗 繼述丁
寧懇惻感格 宸聽至握手勉留士林恨遭遇之晚
也尤菴之出時可以修攘遂菴之不出時不可以修
攘是所云隨時而處中其揆則一也尤菴言行滿一
國故俎豆之享相望郡邑而獨闕於關西此正統祠
之所由作也兩先生傳道承統者可俟百世而不惑

啓導趨向尤莫急於西土奚獨介川之正統祠乃爾乎然天慳地闕若有待於是日者豈偶然哉廬阜肇源非二程杖屨攸暨而崇祀焉者以道德風烈允爲後學矜式豈繫於其地哉舉宋權兩先生而特祀於正統祠者即以時措之宜也必講春秋之大義乃知斯名之稱情而統紀可一正道可明而士知所趨也

遠慕堂金公遺墟碑

丙午

泰仁治之西三十里有穹然而出於衆峯之間者曰七寶山又北東行數十里抵古懸藍田坪而止其淑氣之蜿蟺者若有所鍾卽故處士金公諱後進生長

死葬之地也鄉人士祭於其社名曰藍川祠後承立景輝齋講公遺訓又豎碑于攸芋焉嗚呼生使人敬之歿使人思之廟食于其土者苟非仁心仁聞入人之深如金石之不渝四序之不爽將何以致此哉公字丕承貫于康津之道康其先出新羅入本朝有諱懷鍊漢城府尹錄開國勳其後世居泰仁爲湖南名閥公妙齡志學師事李一齋先生晦身研經兼通濂洛羣書輯諸賢像贊及狀誌爲一編昕夕觀感晚喜讀易極數知幾逆賊鄭汝立要結姻公率拒汝立至流觴臺邀公又辭疾不往龍蛇之役延平李公

貴倡義於長城公偕從姪大立同盟于南門紀績在
碑公北望痛哭曰 君父蒙塵誰可晏然癸巳率家
僮百餘覲 王于龍灣與長子知白及宗族鄉黨募
義兵粟又自出穀從海路納于 行朝分餉高霽峯
諸義帥者亦數百包仍倡言天兵爲我暴露冒白刃
濱死而未免凍瘡吾士民抱婦子安坐而視若秦瘡
可乎并出機杼之儲取給數千斤天兵蹈舞曰吾曹
之得無凍死金公之力也 特除軍資監直長辭不
就公生稟至性養親志物俱摯廬墓啜粥者六年手
植松楸爲一鄉所愛惜及除制扁其堂曰遠慕因寓

不匱之思修譜系收世族俾不忘本壹遵伊川成訓
每值歲飢出穀以濟窮乏齋囊橐無戶不賙炊釜鼎
無口不糊鄉人名其賑粥之所曰釜田窮民多自鬻
公予其直而焚其券曰哀死而活之又安可因以爲
僕公歿後數十年又值大侵其人自至而請服役者
爲百餘二子以遺意郤之公以 泰昌庚申十二月
三日卒距其生庚子爲八十一歲公純於孝而盡終
身之慕篤於忠而著服勤之誠舛粟而納 行朝輸
綿而衣天兵倡義募兵而不有其効力辭官高隱而
不徇其所守又能推本反始恩及毗黎所踐所言允

可爲法是皆無所爲而爲者也蓋因天分之美而學問之功亦不可誣苟無父師之教爲之先後亦何以至於此哉義烈洪公命亨銘其墓頤齋黃公胤錫狀其行微顯闡幽爲學者所考信於乎休哉公後孫炯厚慮公遺基之湮滅無徵倡諸宗建碑記實遣其弟嗣厚及族孫麟欽謁文于不佞二君從吾遊者也辭以癰病垂死而其懇彌篤遂援筆而書之用驗天定之孔固而神理之不忒焉

白村金先生遺墟碑

丙午

嗚呼此故忠臣大冢宰金先生諱文起遺墟也沃川

郡南二十里有社壇洞白池里卽先生外舅吏曹判書金公孝貞之鄉而先生館焉因號白村白村介於湖嶺擅泓淸之勝且有穹巖如馬先生嘗置亭於其巔臨清溪挹月岳用寓真樂 宣德丙午闡小大科由翰林歷敷清顯止吏曹判書亦嘗接節關北克壯鎖鑰及 世祖丙子五月與成忠文公三問朴忠正公彭年李忠簡公塏河忠烈公緯地柳忠景公誠源俞忠穆公應孚謀復 上王事覺同六臣被禍子縣監玄錫亦死孫曾并收孥 英宗辛亥 命復先生官 正宗戊戌 贈左贊成謚忠毅辛亥 命配食

于 莊陵忠臣壇玄錫與享朝土壇 遣宗伯致脩
士林又俎豆於剡溪之上上下下之所崇報亦至矣先
生金海人初諱孝起祖諱順考諱觀俱大官妣管城
陸氏觀察使埤之女也生稟異質篤於倫理喪祭壹
遵文公家禮居瘠幾不全而日展墓號絕人名其所
曰孝子洞及被逮諸公互相援引而獨先生不服人
尤以爲烈生而盡其職義也死而得其正榮也欲與
親黨含笑而偕臧者諸公之志我自有定何用言爲
者先生之志是豈差殊觀哉夫生者人之所甚欲而
捐百口之命甘萬死而靡悔者以君父決不可背名

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意義攸激不知刀鋸鼎
鑊之可畏不必以得生爲安也今去先生之世餘三
百年而忠剛之氣凜然如生薄日月震乾坤當與三
相六忠彌遠而彌彰於乎盛哉先生田宅俱沒入于
官而惟亭臺舊址巋然獨存鄉人士樹碑以識之猶
見遺風餘韻披拂人間得以憑吊景仰有冒稱先生
後屬者如杜正倫之機城南郭崇韜之哭汾陽謀奪
宗嫡打訛閃姦竟不能售則至斷碑而極矣先生殘
皂剝齧不忍其荒廢爰謀改豎調文于不佞不佞作
而曰吾東之丙子卽 皇明之壬午先生與方鐵諸

賢曠世一致何憂堙滅而不稱哉且先生以身殉國
踏死如歸者天理之所當然何有於身後之名哉然
則區區三尺之刻亦何與於先生乎要使億世之下
猶知有忠臣攸芋也先生會流絕海有放鵬詩辭氣
悲壯是爲 端廟子規詞之賡歌歟嗚呼歎矣書此
以歸之俾鑄于碑陰

楚寇堂康公遺墟碑

丁未

會寧府治之東六十里豐山社都昆地卽 皇明遺
民楚寇堂康公世爵攸芋也公淮南人世爲將三代
死於兵 萬曆四十六年建奴猖獗 帝命諸將出

征都督劉縉向牛毛嶺始公父諱國泰坐事謫遼東
用武勇起徒爲裨將屬劉縉公時年十八隨父軍中
父屢叱還公潛伏帳外潑入虜地父拊背曰此何等
地而汝隨我乎天兵過嶺剗於虜公之父從劉縉死
覓父屍藏于山中是役也吾東亦發兵助攻公投東
陣被獲幾不免又得脫住遼城經畧熊廷弼致公麾
下勸復父讎居無何虜連陷開原瀋陽公躍馬墜城
奔遼陽遼陽又沒公晝伏夜行陷井壕幾死到鳳凰
城與廣寧人劉光漢收散卒守城光漢戰亡公亦創
重被擒又不死時城中人無不壯公者或願以女妻

之公以父死未葬辭焉公念遼東西失守南還路絕而東走朝鮮猶得免雞髮左衽涉無人地鳥獸竄渡鴨綠江抵滿浦鎮徧遊關西既而北至會寧而居之躬稼自給以其餘急人之難又能善鄉里信然諸人樂與交歡公身長不滿七尺目光燁如習拳搏之術便捷絕人性尙儻多大節見虜盜竊神器天下事無可爲者自放絕塞與毗嶺爲伍然人不見其戚戚喜飲酒從人取醉雅言於人無所求然酒能忘憂故不辭守宰聞公名招延公知其賢否不可於意者雖請不往或資以米貨不肯以其物歸立散去無餘所居

地邊胡吾邦與胡互市虜貨遍民間公義不共戴天不以絲髮近身家濱豆滿江江北卽胡地地多芻粟民常取以葺屋公獨葺以藁其哀痛慘烈之志畢生不變者如此公嘗歷敘其族世及禍亂首末遺其子曰吾父沒而未收骨國亾而未復讐不能滅死托他邦爲命雜作徒隸之間生爲辱人死爲羞鬼我死必薄葬令我負罪而見先人是汝曹與我爲孝仍訓不析箸不異財子孫同居如其戒是見公之志節行治也公年八十四卒於會寧之都昆地時 明室之不祀已二十有三年矣以孫成勳推恩 贈叅議 聖

朝以公爲 天朝全節寵遇其子孫 大報壇享
許赴忠良科又授司果司勇祿大政輒收用冬夏
賜衣資歲以爲例又劃給復戶二十七結俾供公祀
列聖所以褒尙者其盛矣乎公後孫漢柱鵬禎倡諸
宗樹碑遺墟謁文于不佞不佞誦公風節當爲家之
孝子國之忠臣齎恨而歿凜凜有生氣庶幾兩節并
弘二理同極者歟嗚呼今虜運將窮天下有事其興
師雪恥定必在吾邦執戈前驅者必公之後人也是
爲 寧陵遺志而 列聖之所遵述者康氏乎其曷
哉書此而歸之俾鑿諸石

金山老村李先生遺墟碑

維嶺金山郡南十五里賀老之村卽老村李先生攸
芋之遺墟也先生生於斯卒於斯又俎豆於斯是爲
死徙不離鄉之義而韓文公所云鄉先生歿而祭於
社者也先生諱約束字春甫 正統辛酉進士 景
泰辛未擢增廣文科歷歛清顯五官郡邑三典營柵
又以千秋使朝 天終以吏曹叅判陞知中樞府事
致仕 弘治癸丑六月十三日乘化享年七十八先
生早悟績學博通經籍立朝盡忠讜之言宦濟之策
自耽羅歸只持一鞭旣而曰此亦島物懸諸官樓歲

久鞭落邑人畫其跡以寓慕舡行遇颶風幾危搜幕
賓潛賈一甲投海波定利涉州人各其所曰投甲淵
立生祠祀之是蓋先生細行而亦可驗素養也天資
寬厚而秉執堅確不治產業不喜浮華人不敢雌黃
莅官剛正清慎關節不通引年乞骸優遊桑梓以終
其出處故名實純粹爲并世羣賢所尊慕而贊述焉
曰玉壺清冰曰玉樹清芬曰心如水月節若松筠佔
畢齋金公至許以文武才德詩禮戎律而歸廊廟調
元之責則先生之於懿望何如哉今去先生之日餘
三百年流風遺韻與世寢邈誦先生之廉貞則擬諸

蔚林之載石稱先生之恬退則譬以鑑湖之抽簪而
己能諦聲名事功振耀隆洽蔚然爲國朝蓋臣皆
本之學問者甚矣先生服事金江湖先生與金佔畢
曹梅溪相契以道義德業纘圖治遺緒行治文章爲
儒林領袖辭受行藏之各適其正者在先生爲大德
中川流也凡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先生之造道成德卓越乃爾則淵源所漸不亦盛哉
先生卒而爲聖主所悼盡遣官致脩賜諡平
靖被清白選後昆世蒙收錄且一鄉譽髦妥靈于景
濂書院上下崇報之典亦備矣先生內外子孫蕃衍

昌熾指不勝撻而名碩輩出爲左海名闕天之報施
其在斯歟古語云逢時積德身受福慶又云有德者
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信矣哉公雲仍散居畿嶺或
懼先生舊址久而迷所樹碑以表之尸其事者明峻
琮和也昔程伯子頽樂亭銘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直弼於先生亦云爾

皇明都司充東援中軍施公遺墟碑

星州治東三十里大洞坊君聖山卽 皇明都司充
東援中軍浙江施公文用遺墟也始 萬曆壬辰倭
奴入寇 乘輿播遷西陲請援于 皇朝朝議不一

兵部侍郎施公允濟以館伴副使力贊兵部尚書石
公星達于天子出兵救之丁酉又送其子文用爲行
營中軍隸都督麻公貴軍中公積歲從戎冒矢石臨
陣賈勇屢樹奇功及 天兵凱旋公有疾不克歸雅
言東方可久遠無事遂卜居于星州南法山坊 崇
禎丙子建虜東搶天下事有不忍言者公遂遜于君
聖山中號其洞曰 大明結茅築壇每月朔望輒朝
服焚香北首四拜又畫浙江山水于壁上昕夕寓目
可見君親之戀未一日忘于懷也嘗讀春秋四子曰
明乎斯義則何往而非中華也或問戰陳之事則曰

非去國之人所知也仍飲泣不自勝然嘗著兵學奇
正用摠胷中所蘊又晰象緯鑿筮之學有堪輿指南
鑿卜等書佚不傳惜哉公生于 隆慶壬申五月五
日終于 崇禎癸未壽七十二明年甲申 烈皇帝
身殉社稷 皇祚遂殄焉 宣廟嘗愍公淪落不歸
且以成蹟可紀再用揭致意肫篤又以樞府祿終身
英廟念其崇報猶有未盡 命贈兵曹叅判兼銜如
例 正廟特命本道表章遺址 皇壇親享日 宣
賜宸藻于 皇朝人後裔公孫有榮亦與焉仍 命
錄用 列朝所褒嘉者亦摯矣公以所居聖山舊宅

昇 明朝把摠徐鶴徐鶴亦中國人與公同其行休
効力於危難之間洵附驥尾而行者亦奇士也公歿
後承之居是鄉者以月朔望拜於禮無稽遵大報壇
儀用 三皇帝諱辰登壇瞻拜是亦述公義也歲壬
辰公七代孫致博以公東征舊甲率諸宗重修 大
明壇甲午構齋于遺墟顏曰風泉又將豎碑未就其
子珽錫倡率諸宗克成先志又將豎碑屬不佞爲文
不佞嘗慕公忠義風節且不還中國有見於伊川被
髮子孫賴以免於左袵昔越將沼吳伍大夫使於齊
而屬其子金將夷宋邵堯夫居其子於蜀用保家族

今公之爲與伍邵兩賢曠世一揆苟不固有前知之
誠而極觀象玩占之妙者亦何以與此哉略敘其本
末俾鑄于碑陰百世之下尚識其爲 大明處士云
爾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